大明紀

武宗毅皇帝

世宗肅皇帝

續史略

三

續史略翼箋卷之十一

豐山洪仁謨而壽甫譔
男奭周成伯翼箋

大明紀

武宗毅皇帝諱厚照

上即位時年十五○是歲朝鮮大臣廢燕山君奉康靖王第二子晉山大君嗣位是爲我中宗

丙寅

○正德元年大風雨壞郊壇瓦劉健等言比來免朝太多奏事漸晩遊戲漸廣日講直命停止不知宫中復有何事急於此者濫賞妄費非崇儉也彈射釣獵

非養仁也鷹犬狐兎不可育於朝廷弓矢甲冑不可
施於宮禁今正人不親直言不聞臣不勝憂懼
初孝宗在位久益明習政事自十七年以後屢召
見健等欲以次革去宿弊每見悉屛左右或從屛
間竊聽但聞上數數稱善及晏駕凡孝宗所欲興
罷而未及者悉以遺詔行之未幾悉沮格不行而
上日與宦豎昵光祿日供驟益數倍中旨頻下而
閣臣所擬上者皆不用健等屢䟽力爭斥貴戚近
幸尤切上不得已從其數事諸失利者咸切齒至
是又條錄時政切要者請置坐隅曰無輦騎馳騁

輕出宮禁曰無頻幸監局泛舟海子曰無事鷹犬彈射曰無納内侍進獻飲膳上報聞而已給事中周璽屢上疏言近習之害且曰陛下即位以來光祿上供視舊十增七八新政已爾何以克終璽後以忤劉瑾杖死

○以劉瑾掌司禮監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韓文罷瑾與黨馬永成等七人用事號八虎（原註 瑾永成及高鳳羅祥魏彬邱聚谷大用張永）日進雜戲導帝微行又勸上令鎮守内臣各進萬金置皇莊三百餘所畿内大擾

先是孝宗初戶部尚書李敏言畿輔皇莊萬二千

八百餘頃勳戚中官莊三萬三千一百餘頃管莊官校招無賴為莊頭豪奪畜產戕殺淫汚稍與分辨輒被誣奏民心傷痛災異所由生也請盡革管莊之人付小民耕種令有司收其課稅上不能用然稍有所革罷至是保定巡撫王璟首請罷皇莊戶部尚書韓文復申敏議請撤中官管莊者未果而文去莊田且驟增矣

健遷等疏請誅之會有星變上心頗動文率諸大臣極諫上遣瑾等南京健遷欲誅之焦芳洩其謀瑾夜趨泣上前上立命瑾司禮監【原註】永成大用提督東西廠其餘各據要地

文再䟽不聽明日皆乞休去
時馬文升劉大夏皆已去言官交章論瑾等皆不聽五官監候楊源因星象陳戒上意頗動而不能决上嘗謂健等曰天下事豈皆內官所壞耶朝臣壞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輩亦自知之既而上自媿失言頗從健等議健等皆喜以爲上能改過遂連章請誅瑾文與僚屬語及瑾亂政泣下戶部郎中李夢陽曰公大臣及此時固爭去八虎易易耳徒泣何爲文毅然改容曰善縱事不濟吾年足死遂令夢陽草疏手自删之曰是不可文文則上不省

也不可多多則覽不竟也遂偕諸大臣伏闕上之
有曰高皇帝艱難百戰取四海列聖相承以至陛
下先帝顧命之語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羣小置
之左右以累聖德今朝政日非號令失當仰窺聖
容日漸清削萬一遊宴損神起居失節雖虀粉若
輩何補於事疏入上驚泣不食乃遣司禮中官王
岳等至閣議一日三反欲安置南京健推案哭曰
先帝臨崩執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乾使若
輩敗壞至此臣死何面目見先帝且曰此皆得罪
祖宗非陛下所得赦也岳素剛直慨然曰閣議是

也健遂約九卿詰朝伏闕爭而岳從中應之必誅瑾等乃已兵部尚書許進曰過激恐生變健不應是夜瑾等伏帝前泣曰岳欲結閣臣制上出入故先去奴等耳上大怒立收岳殺之事遂大變於是中外大權悉歸於瑾矣文出都門乘一籃輿行李一車而已瑾恨文不已搆下獄罰米輸塞上者三家業蕩然文字貫道山西洪洞人也後謚忠定楊源者瑄之子也後又再因天變言小人擅權下將叛上瑾大怒名叱之曰若何官亦學爲忠臣源厲聲曰官大小異忠一也瑾矯旨杖戍之道卒瑄以

論石亨謫而源又以小臣抗節再世以忠諫著士論壯之後謚忠懷

瑾奏事必偵上爲戲上厭之瑾遂專凌每於私第批答多鄙冗芳潤色李東陽俯首而已

上方厭苦言者瑾揣知之日求羣臣細過以深文督之言官少有觸犯輒中以危法由是人莫敢進言上喜謂其可任於是大小機務一歸瑾矣初東陽與健遷同心輔政東陽能文章閣中疏草多出其手時人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至是東陽餞健遷泣下健正色曰使當日多出一語與

我輩同去矣何泣爲東陽默然
芳麤鄙無學識深結閹宦以干進馬文升乞休遂代
吏部至是入閣
初韓文言經用不足廷議謂理財無他術唯勸上
節儉芳知左右有竊聽者大言曰庶民家尚須用
度況縣官耶今天下逋租匿稅何限而但言損上
何也上聞之大喜至是遂附瑾數年之間瑾變置
成法荼毒搢紳皆芳導之也文升既去猶爲瑾所
惡除名及卒年八十五瑾誅乃復官謚端肅文升
字負圖河南句州人也時王鏊亦入閣瑾欲殺韓

文劉大夏及以他事中健遷皆顙鏊力救既而瑾益横鏊遂求去鏊字濟之南直呉人也博學有文章謚文恪

謹按逋租匿税固衰世之所不能無而理財者之所不容不問也然必上自宫掖下至于朝廷士大夫之家一以廉取節用爲本然後始可以從事於逋租匿税而民不知怨不然則下愈括而上愈侈其不爲聚歛之歸也幾希矣後世之士大夫自謂急公任怨而襲焦芳之説者固多矣嗚呼獨不思芳爲何如人哉

瑾憾健遷不已矯詔劾健遷及張敷華戴珊李夢陽

王守仁等五十三人爲奸黨榜示朝堂
敷華字公實江西安福人也初掌南京都察院與林翰林俊章懋共稱南都四君子劉大夏嘗薦之孝宗曰敷華誠佳但爲人太峻耳至是以左都御史劾瑾去瑾恨未已修撰康海謂瑾曰吾秦人愛張公如父母忍相薄耶敷華嘗撫陝西以禮教民瑾與海皆陝西人也乃稍解後謚簡肅韓文等既逐工部尚書楊守隨獨上疏極論瑾罪凡曰內外臣僚但知畏瑾不知畏陛下向也南北羣僚失心痛疾今則有畫策主文依附時勢者矣太阿之柄

不可授人大權在手彼復何憚上不省遂致仕去後逮獄除名守隨字維貞守陳之從弟也謚康簡

健遷之去也給事中劉茝御史劉玉呂翀南京給事中戴銑李光翰牧相徐蕃任惠徐暹御史薄彥徽陸崑葛浩貢安甫李熙曹閔蔣欽等相繼上疏乞留之翀言二臣皆先帝所簡以遺陛下今陵土未乾無故罷遣何以慰在天之靈瑾激上怒盡逮杖之銑遂卒餘皆除名玉言亦激切下獄削籍與給事中陶諧御史趙佑俱列奸黨諧佑皆首劾瑾等者也方銑等之被逮也翰臚送之守仁以兵部

主事抗章救之俱得罪貶瀚閩人也後謚文安與
二子庭棉庭機及二孫爚煙皆官尚書以令名終
曾孫世勤以篤孝被旌一門之盛終明世未嘗有
也夢陽字獻吉陝西慶陽人也弘治末上二病三
害六漸之疏至是以草劾瑾疏為所惡下獄幾危
賴康海救得免夢陽與何景明等倡為古文辭名
振海內其後王世貞李攀龍等皆奉以為宗師一
時風氣遂大變天下至今稱李何王李然文章之
弊實自夢陽始景明為中書舍人亦以忤瑾罷後
為吏部員外郎錢寧方有寵以古書畫索景明題景

明不肯曰此名畫毋汚人手爲也又上疏論義子番僧宦官之害景明字仲默河南信陽人也萓等既皆廷杖爲民蔣欽獨上疏請急誅瑾以謝天下曰今日之國家乃祖宗之國家也陛下苟重祖宗之國家則聽臣所奏如其輕之則任瑾所爲疏入再杖繫獄復疏曰臣與賊瑾勢不兩立血肉淋漓伏於獄中誠不願與此賊俱生臣死何足惜惜陛下覆國喪家之禍起於朝夕耳於是復杖之竟死獄中及瑾誅贈光祿少卿欽字子修南直常熟人也先是廷杖者率厚衣綿絮加杖其上瑾始令褫

體死者相望又剏為枷項之法枷重至一百五十斤不數日輒死瑾既盡逐言者遂大作威福生殺皆出其手章奏先具紅揭投瑾然後上通政司其投瑾者謂之紅本進奏者謂之白本有號瑾為立地皇帝者又度僧道四萬人敎諸道鎮守太監并預刑政所惡者皆令罰米輸邊死者繫其妻孥諸司官朝覲至京者往往貸京師富豪銀重賂瑾及還任取官庫財倍償之名曰京債上下交征民日益重困既復西廠又立內廠自領之緝事者四出官吏軍民非法死者數千人下邑人民見華衣怒罵

作京師語者輒驚焉相告語客行賂以冀免尋又悉逐京師客傭令寡婦盡嫁甚不要者焚之都下洶洶幾致亂瑾亦懼而止之上皆不省也謹按正德京債之事明史又詳而著之蓋以爲可驚可愕之甚者也然京債之弊由於劉瑾數年之後瑾亦旋悟而改未嘗久也然則以治朝盛世之士大夫無賢不肖皆晏然於劉瑾之所不肯久者獨何爲哉或曰彼取官庫所償之故耳不然則又何傷於京債耶嗚呼取官庫以償京債所損者官庫財而已耳且一朝按簿而索之其數則猶固在也多方而朘

民以充其債不廉者又必且取贏焉民窮而散官庫財且得完耶奈之何其恬以爲常也

丁卯

○二年劉瑾憾都御史楊一清不附己下獄尋釋之一清之免李東陽王鏊救之也一清遂引疾去時大臣忤瑾得罪者又有吏部尚書許進南京戶部尚書雍泰南京刑部尚書樊瑩潘蕃南京右都御史熊繡張泰張鼐南京翰林學士吳儼右副都御史朱欽兵部侍郎馬中錫刑部侍郎陶琰等泰瑩蕃繡及張泰皆清素有政事材屢忤宦寺而泰尤好搏擊豪強穆然寡言笑許進嘗曰吾至關西見

二高華嶽與雍泰也鑾居家常戴笠坐籃輿使子孫昇行田間曰不獨視稼欲子孫習勞也琰官至尚書每飯唯一蔬罷官歸行李止三竹笥而已進以才見用嘗提兵出嘉峪關外數千里降哈密城西番帽服及在兵部頗委蛇循瑾意而瑾終不悅進督團營與瑾同事每閑操談笑指揮瑾及諸將咸服一日操畢忽呼三校前各杖數十瑾問其故進出權貴請托書示之瑾陽稱善而心不喜竟擠之去儼家素饒瑾聞之遣人啗以美官儼峻拒之遂假中旨罷官給事中爲禮敬何紹正御史王渙

主事孫磐皆以上疏斥宦官貶謫御史涂禎嘗爲
江陰令及巡塩長蘆以法裁瑾黨見瑾又長揖矯
旨下詔獄江陰人在都下者謀斂錢賂瑾解之禎
喟然曰死耳豈以污父老哉竟以杖死工科都給
事中許天錫清覈內庫得瑾侵匿數十事欲刻之
知必罹禍乃夜具登聞鼓狀將以尸諫令從者於
身後上之遂自經從者不敢上而遁或曰瑾使人
縊之也初南京刑部員外郎葉釗應詔陳八事言
宦官典兵於古未見唐始用之而宗社卬墟我正
統朝用之而鑾輿北狩仍請悉罷監軍鎮守及東

廠司禮監至是又救戴銑等及乞名還劉大夏下獄削籍時翰林官以見瑾不拜黜貶者有編修崔銑修撰何瑭館僚入拜瑾贈之扇又拜謝瑭正色曰何僕僕也瑾怒問爲誰瑭應曰我修撰何瑭也遂上疏乞休去瑭恬淡清修有志篤學嘗譏王守仁之徒曰後學未得游夏十一而議論即過顏曾此吾道大害也至浙中見大屋渠渠者曰彼業何貴也或對言仕宦家也瑭驚曰仕宦者安得然左右皆竊笑而已嘉靖中至南京右都御史謚文定

瑾聞員外郎何庭有[illegible]颿欲得之庭曰琴非所

惜惜毀吾行耳虛力學有至性居喪致毀無識不識皆爲之噓欷曰孝子也

○作豹房 原註上惑於羣閹朝夕處其中

戊辰

○三年有匿名書數劉瑾罪詔百官跪奉天門外頃之瑾執庶僚三百餘人下獄李東陽等力救瑾亦知同類所爲遂釋之

是日酷暑暍死者三人太監黃偉憤甚謂諸臣曰書所言皆爲國爲民事挺身自承雖死不失爲好男子奈何枉累他人瑾怒逐偉南京

○初劉大夏請按治中官貪殘上不能用致仕歸劉

瑾焦芳譖言籍大夏家可當邊費十二乃下獄論免瑾詗其家貧乃戍邊時年七十三布衣徒步過大明門叩頭去觀者泣下

大夏字時雍湖廣華容人也大夏嘗言人生蓋棺論定一日未死卽一日憂責未已其被逮也方鋤菜園中卽入室攜數百錢跨小驢就道其戍也父老多攜筐送食所至爲罷市焚香祝劉尚書生還至戍所諸司畏瑾不敢餽問儒學生徒傳食之遇團操輒荷戈就伍曰軍固當役也安南使者入貢問劉尚書戍邊今安否瑾誅始復官年八十一卒

謚忠宣陳獻章嘗言劉公愛民如子守身如女吳
廷舉言古人詩憂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劉東山
足以當之東山大夏號也大夏父仁宅爲御史與
同僚約除歲會食各具一肉一蔬有具肉二豆酒
一壺者皆驚其奢仁宅惟一枯魚耳楊溥嘗過華
容造其廬見大夏問曰汝母安在曰磨麪往鄰家
矣視其室唯蒲席布衾褥歎曰眞御史也時仁宅
已爲廣西按察副使夢醒錄作者姓名當攷曰噫今有官
侍御而蒲席布被褥者乎其妻有躬操井臼以爲
養者乎世之爲官者其行誼日薄一日其受用日

豐一日其聲價日損一日其勢餒日張一日而民生則日憔悴一日豈不悲哉**王世貞曰**孜孜爲國知無不言者王端毅也孜孜爲國知無不爲者劉忠宣也雖然吾不難二公難時之容二公者也○瑾又追論劉健謝遷罪皆除名爲民又禁餘姚人不得授京官以遷同鄉故也

庚午

○五年上通佛經自稱大慶法王**原註**後習韃靼語自名忽必烈習回回語自名妙吉悟爛習番僧語自名領古班丹命建寺西華門內用番僧住持人莫敢言者至季年工部主事李中抗疏言禁掖嚴邃豈異教所得

此張當在第六卷永曆皇帝篇廿一張之次

辛丑 ○十六年淸兵至緬甸緬人送帝于淸明年四月遂遇害明統遂墜自太祖皇帝戊申至永曆皇帝辛丑凡十九世二百九十四年按永曆帝崩于壬寅時淸康熙元年也李定國屢與淸戰不克奔景線而死明亡之後獨鄭芝龍子成功據臺灣用明朝年號屢襲破江浙州縣傳子錦及孫克塽至康熙二十二年始敗滅

吳三桂爲淸平西大將軍旣盡陷滇黔使人告緬令執送帝三桂以功封平西王鎭雲南臺灣者福建之東海島中地也按漢之將亡也有蜀漢晉之將亡也有東晉宋之將亡也有南宋明之將亡也有南明其例一也春秋之時楚人滅陳而其後

陳地有火夫子書之不曰楚之災而曰陳災存陳也夫以區區之一小國其亡已久而吾夫子猶且存之況以高皇帝之三百年宗社大統未絕大號未改而仁人君子又忍以輕絕之哉且南宋之於安眞也嘗北面拜表而稱臣矣然後世之史猶不奪其正統況於隆武永曆之際顚沛瑣尾之中而一時君臣尚眷眷以圖復爲事者乎其大書年號以存高皇帝之統無疑也或曰如子之言在永曆五年而前則可矣辛卯以後偏尻於滇黔緬甸蠻夷之間外無尺寸之土而內爲瘍渠所脅制曾一長

新政劉瑾既誅而善治一無可舉者由陛下[illegible][illegible]
端故也跪奏坐謗貶中素廉潔有學問羅洪先其
弟子也時巳剌佛狼機入貢皆南方海中國也
○劉瑾伏誅楊一清知張永與瑾有隙因畫策請誅
時永征安化回因奏瑾不法
初瑾與永及馬永成等七人俱寵及專政七人有
所請瑾多不應七人咸怨之而永尤惡其所爲瑾
欲黜之南京永走訴帝前得免會安化王寘鐇反
寘鐇者太祖第十六子慶靖王㮵之曾孫也在寧
夏舉兵反以誅劉瑾爲名都督僉事姜漢都指揮

僉事楊忠李睿百戶張欽等宛之詔起一淸總制
軍務討之而以永爲監軍一淸未至游擊將軍仇
鉞已以計擒寘鐇矣一淸至撫定餘黨而永亦至
與一淸相得甚驩一淸乘間扼腕言曰寇已平矣
如內患何永曰何謂也一淸因促席畫掌中作瑾
字永難之曰是晨夕上前耳目且廣矣一淸曰公
亦上信臣也功成奏捷請間論軍事因發瑾奸謀
誅公益柄用矣萬一不信公頓首據地泣請死上
前上必爲公動苟得請卽行事不可須臾緩也永
遂悉如其言永將以八月十五日獻俘瑾使緩其

期永慮有變先期而入

上俛首曰瑾負我永曰不可緩遂縛之上親籍瑾家所持扇內藏匕首二上大怒曰奴果反磔於市怨家爭噉其肉其黨尚書張綵坐誅焦芳劉宇削籍爲民餘皆竄逐朝署爲清【注】綵瑾同鄉人由郎署一年爲吏部尚書賄賂肆行變亂選法以預逆謀誅芳導瑾濁亂朝政荼毒搢紳者瑾之初納賂不過數百金宇首以萬金贄瑾遂入閣而宇與芳先是爲瑾斥罷

是歲夏京師旱霾大理評事羅僑上䟽言陛下視朝或至日昃狎侮羣小號呶達朝其何以承天心乎文網日密誅求峻急流離載道元氣索然科道

知之而不敢言內閣言之而不敢盡此壅蔽之大患也又言法司承望風旨巧中善類及請召還劉大夏瑾大怒矯旨詰責僑亦自揣必死輿櫬待命賴李東陽力救得左遷去僑字維升江西吉水人也自蔣欽死後能言及近倖者唯僑一人而已左通政叢蘭因賞鐇及言刑官鍛鍊旗校縱橫及文武官罰米之弊瑾大惡之而以時方詮邊不問瑾好招致術士有言瑾從孫二漢當大貴遂有非望及籍其家得偽璽一穿宮牌五百衣甲弓弩袞衣玉帶諸禁物時瑾兄死將葬人謂瑾俟百官送葬

時作亂而賴永先發未果云瑾黨坐黜者六十餘人而芳綵爲首綵有俊才詞辯泉湧見瑾甫一歲自郎中超遷至吏部尚書每瑾出休沐公卿往候終日未得見綵故徐徐來直入瑾小閤歡飲而出人以是益畏綵綵先爲芳所薦及勢相埒遂交惡芳竟得罪去故獲免於死二漢臨刑嘆曰吾死固當然吾死而焦芳獨晏然豈不冤哉宇初爲兵部尚書賄賂狼藉及遷吏部權歸於綵而文吏贈遺又不若武弁嘗悒悒曰兵部自佳何必吏部也給事中李憲亢諂事瑾時袖白金示同列曰此劉公

所遺也及瑾下獄亦劾瑾六事瑾聞之笑曰李憲亦劾我乎大學士曹元亦以瑾黨黜劉忠梁儲費宏相繼入閣一清代綵爲吏部尚書一清性濶大好汲引士大夫爲瑾所斥者率見甄錄朝有所知夕即登薦門生徧天下顯通饋謝然緣手即散之初一清在邊有御史劾其徒取議論實恇怯者上使御史往視軍一清方臨陳指揮方略而御史溲溺俱下無人色一清使卒掖之上馬去既歸不敢復言忠尋與張永魏彬輩不合謝病去後謚文襄瑾旣誅罷西廠內廠瑾所變法八十餘條悉復舊

制然豹房之樂自如也

○文安盗張茂交通近侍劉六劉七附之及茂爲官軍所獲六七自首詔捕賊自贖皆叛去寇山東其黨趙鐩寇河南突霸州犯京師自畿輔迤江淮楚蜀羣盗縱横

自劉瑾亂政中外官吏競以嚴急阿瑾意而剝割衰斂以充貨賄畿輔沃壤盡入皇莊加以饑饉連年盗賊四起而畿輔愈甚皆馳馬鳴箭號曰響馬於是六七與齊彥名等掠山東江南湖廣江西楊虎趙鐩等擾河南山西皆會於霸州去京師纔百餘里茂結中官張忠時出入豹房與上蹋鞠及出

則剽掠如故閩廣楚蜀又皆多劇盜各據山寨而
保寧賊藍廷瑞鄢本恕廖惠等衆至數萬爭殺官
吏道路梗絕城邑破者九十餘都督僉事馮禎江
西副使周憲劍州判官羅明江南諸生袁璋上蔡
知縣霍恩西平知縣王佐裕州同知郁采西華教
諭孔環萊州衛指揮僉事蔡顯鬱林州同知鄭寶
黃崎鎮巡檢王振等皆死之而恩佐采環死尤烈
恩被執賊欲其降萬方日殺人於其傍以懾之恩
罵益厲賊支解之其妻劉氏見賊入城即自殺憲
子幹明子介璋子襲顯子淇英順寶子宗珪振二

子朝實皆從其父同死襲死三日兩目猶瞪視其
父巡撫林俊表其門曰父子忠節湖廣巡撫都御
史馬炳然遇賊于道被執不屈死（四川副使馮傑僉事吳景典史張俊略陽知縣孫璽梁山主簿時植諸生趙趣徐啟之嘉州諸生雷應通上蔡典史梁遠隶強知縣段豸大城知縣張汝舟主簿李銓葉縣知縣唐天恩永城知縣王鼎裕州故御史任賢都指揮蕃濟固始丞曾基夏邑丞安宣息縣主簿邢梓睢寧乇簿金聲卯紳義士朱用之萊蕪知縣熊驂主簿韓璠靈壁主簿蔣賢皆以捍賊殉萬安諸生劉靜靈石諸生劉憲遂寧諸生羅璋安定民李壯丁杏山民容師僖皆救其父母死）以劉六者本名寵七名宸與虎彥名
等捕賊屢有功劉瑾家人徵賄不得誣爲盜破其
家遂投賊趙鐩者本文安諸生也驍健有智數約

其黨無妄殺由是橫行中原嘗攻鈞州以馬文升鄉里舍之去入泌陽焚焦芳居第盡掘其先世塚墓求芳父子不得取芳衣冠被庭樹拔劍斫之曰吾爲天下誅此賊有司遣人招撫鐩具疏付之言今羣姦在朝誅戮諫臣未有若此不亡國者乞梟羣姦之首以謝天下卽梟臣首以謝羣姦其詞黠如此時賊衆雖多率脅從其精銳實不過千餘人而官軍追賊賊輒驅所掠良民居前急則棄之去官軍所殺皆良民以故捷書屢奏而賊勢不衰西南土兵剽掠良民尤甚人爲之謠曰賊如梳軍如

篦土兵如鬃

命咸寧伯仇鉞副御史彭澤討之凡三年始平時四方告急無虚日乃以何鑑為兵部尚書選將練兵措置始稍有緒初右都御史馬中錫受命提督軍務議招撫以有輿入劉六營開誠諭之衆拜且泣六欲降劉七仰天曰閹臣柄國馬都堂能自主乎乃去焚掠如故而獨戒無犯中錫家由是中錫謗大起下吏死獄中久之復官中錫嘗以給事中劾汪直及萬妃弟通後又與劉瑾不合下詔獄為民其死也人皆惜之先是四川巡撫林俊擒廖

惠左都御史洪鍾斬藍廷瑞鄢本恕明年左都御史陳金平江西賊唯劉六劉七益熾自山東復犯畿輔京師戒嚴兵部侍郎陸完督邊兵討却之谷大用張忠意賊朝暮且平欲攘功乃自請督師明年大用大敗于長垣遂召還及澤至賊憚其威名奔迸四出鉞澤分兵大破之擒趙鐩出師四月而河南賊悉平完又追山東賊至江南殺齊彦名六七俱赴水死澤與右僉都御史馬昊又討四川餘賊悉平之右副都御史俞諫周南又討平江西盜東餘賊於是中原略定蓋已免旧租蠲今歲之半

役貸民十種禁以舊事相許者從之初大用旣歸
中官陸誾又欲督師下廷議莫敢先言禮部尚書
傅珪厲聲曰師老民疲而賊日熾以冒功者多失
將士心也今賊横行郊畿肘腋間禍朝夕及宗社
諸公安得首鼠兩端遂請毋遣不從是役也澤功
爲最陞進右都御史廕一子而大用弟誾子皆封
爲伯○是歲黃河淸三日

壬申

○七年賜義子百二十七人姓朱氏 [illegible] 皆上所悅中官奴卒而亾虜亦與焉

御史賀泰上疏抗言其非遂坐謫有錢寧者本中

官錢能家奴也因劉瑾以進遂賜姓自稱皇庶子所言無不從上在豹房常醉枕寧臥百官候朝至日晡不得上起居及見寧來則知上將出矣御史周廣上疏曰陛下承祖宗統緒而羣小獻媚熒惑致三宮鎖怨蘭殿無徵雖陛下春秋鼎盛猶不思萬世乎中人稍有資產猶畜妾媵以圖嗣續未有尊養鎮衿不顧祖宗繼嗣者也願盡奪諸義兒名爵愼選宗室之賢者置諸左右以待皇嗣之生因極論寧罪且言刺麻僧耳貫銅環身衣赭服肆爲淫邪亦釋教所不齒奈何令近君側爲羣盗興兵

口實哉疏入謫懷遠驛丞寧使人遮道刺之廣變
姓名易服潛行四百餘里乃得免廣後至南京刑
部侍郎時上常居豹房后妃希得進御梁儲楊一
清等屢請擇宗室賢者居京師皆不報寧以鈔數
萬鬻於山東浙江抑民取直欲以次徧天下山東
巡撫趙璜浙江布政使方良永皆格之良永上疏
乞下寧獄明正典刑以謝百姓寧大懼留其疏不
下自是不敢復鬻鈔矣時寧權傾朝廷而良永以
外僚昌言請誅聞者震悚良永事親孝所至以清
白聞後至南京刑部尚書謚簡肅 謹按 武宗之時

以諫獲罪者亦多矣然其請預擇儲嗣者皆得無事豈非以去盛世未遠忌諱猶不至甚審故耶宜國祚之未艾也

○留四鎮兵京營號外四家軍令江彬兼領之四鎮大同宣府遼東延綏上別領羣閹善射者爲一軍與彬等晨夕馳逐甲光照宮苑呼譟達九門

大同遊擊江彬以討劉六等入及還過京師因錢寧得名見有寵因導帝爲微行上亦善騎射嘗捕虎虎迫上前寧縮不敢動而彬趨撲之上戲曰吾自足辦安用爾由是彬寵在寧上然心忌寧遂

邉兵以自固李東陽疏陳十不可何鑑及御史戴冠亦力争之皆不聽冠坐貶自是上益事嬉遊視朝愈稀或至昏夜嘗押虎被傷經月不出翰林編修王思上疏言孝宗皇帝子唯陛下一人當爲天下萬世自重豈可好勇而輕身今陛下露處外官日湎於酒厮養雜侍禁衛不嚴卽不幸變起倉卒何以備之疏奏遠貶南京御史張芹歎曰彼非諫官尚爾吾儕可坐視乎上疏諫曰陛下乗危冒險萬一有不可諱皇嗣未誕如宗廟社稷何不省上每歲張燈費過數萬至九年寧王宸濠別爲奇巧

以獻懸宮中皆附著柱壁乾清宮遂失火燒盡上在豹房顧左右曰好一棚大烟火也大學士楊廷和請避殿下罪己詔求直言及革宮市出西僧罷邊兵凡十餘條皆不省尋以營乾清宮加天下賦百萬御史張士隆給事中石天柱皆諫上遊戲士隆疏有曰衰衣博帶孰與市井技獪之羣廣厦細旃孰與鞍馬驅馳之險其後上取都督馬昂有娠妾弟入宮監察御史徐文華南京御史范輅給事中徐文溥及天柱等皆抗疏天柱言秦以呂易嬴晉以牛易馬陛下亦為之耶皆不報上雖拒諫然

危言直陳闕失者亦不甚罪給事中潘塤疏請改過至引太甲居桐逐義為喩亦不問唯忤官豎佞倖則無得免者士隆及知寧波府翟唐都水主事王鑾給事中陳鼎御史張璞成文張經王相劉士元天津副使胡文璧施儒皆以裁抑中官相繼逮治御史董相坐杖江彬所遣小校并下獄璞死獄中文溥言朝廷刑威乃在閹寺一言向一瑾亂政於內今數瑾縱橫於外因請治中官王堂等誣罔罪不聽遂引病唯給事中孫懋請誅彬辭甚激切會彬侍上娛樂置疏不見得無事文溥字可大浙

江開化人也時中官廖堂在陝西貪暴尤甚衰羨財數萬金將遺權倖巡撫陳壽檄所司留以備賑堂爪牙數十輩散布州縣以漁利爲事壽下令捕之皆逃去及遷官陝人號呼擁輿移日不得行壽初爲言官成化中論萬貴妃及梁芳繼曉忤旨下詔獄後又以言觸劉瑾號爲敢直諫然不喜劾人曰吾父戒吾勿作刑官以其易枉人也言官枉人尤甚吾豈敢妄言哉歷官四十年階至一品旣致仕寓居不蔽風雨年八十三而卒壽字本仁遼東寧遠人也

○大學士李東陽罷東陽性詳慎初請誅劉瑾東陽少緩故得獨留瑾摧辱搢紳多所救解至是以老疾乞休去

東陽字賓之湖廣茶陵人也居京師十八登科不出都門而至宰輔文辭流播四裔天下無不知李西涯者當劉瑾用事時與焦芳劉宇輩偕委蛇其間而彌縫救助人亦多陰受其賜侍郎羅玘東陽所取士也上書勸其早退至請削門生籍東陽得書俛首長歎而已及瑾敗上疏自訟有曰雖委曲匡持期於少濟而因循隱忍所損亦多蓋實錄也

丁丑

弘治中東陽奉使祭闕里歸上疏極陳饑饉流亾狀言其害專由內廷貴戚且曰閭閻之情郡縣不得而知也郡縣之情廟堂不得而知也廟堂之情九重亦不得而知也始於容隱成於蒙蔽容隱之端甚小蒙蔽之禍甚深一時傳誦之及卒謚文正自東陽罷後楊廷和為首輔新貴楊一清蔣冕毛紀相繼入閣貴一清皆旋罷廷和以父憂去服闋閣復名閣臣得終父母喪者自廷和始

○十二年上微行至宣府江彬言宣府多美女且觀邊釁上遂微服出內閣梁儲等追及沙河請回不聽

至居庸關御史張欽閉關不奉詔
欽時巡視諸關再上疏極諫皆不報乃令指揮孫
璽閉關納門鑰藏之曰關不開違天子命當死關
開車駕得出萬一有如土木亦當死寧坐不開關
死上召璽璽曰御史在臣不敢擅離欽因負敕印
手劍坐關門下夜草疏言天子親征必先期下詔
其行也六軍翼衛百官扈從今寂然一不聞此必
有假陛下名出關勾賊者疏未達使者復來欽拔
劍叱之曰此詐也使者懼而返上大怒命趣捕殺
御史會廷臣追至多諫者不得已乃還當是時京

師盛傳張御史閉關三疏云上又嘗由大同抵太
原城下門閉不得入既還命逮不開門者布政司
吏何麟獨詣京師上疏曰司城門者實臣麟一人
他官無預也且陛下輕宗廟社稷易服微行而無
淸道警蹕之詔臣下何由辨焉上怒亦稍解廷杖
六十而釋之其還也巡撫已下皆郊迎之
乃以谷大用代欽復夜出幸宣府彬先爲建第輦豹
房珍玩女御實其中彬從上夜入人家索婦女上大
樂
上還未幾欽巡白羊口乃先令谷大用代欽[illegible]服

自德勝門疾馳出百官皆不得從上樂宣府怱歸稱曰家裏未幾韃靼五萬騎寇應州上自陽和往援會寇引去給事中孫懋上疏劾江彬從諛導非蠱惑聖心幾蹈土木之轍且曰彬在一日國之安危未可知也不報封彬平虜伯上之將親犯虜鋒也大同總兵杭雄叩馬諫曰主人畜犬不使吠盜奚用犬爲願聽臣等効力上笑而止時西北名將首推薊州總兵馬永而雄及寧夏總兵安國次之雄少嘗役延綏行臺後以平虜大將軍提督四鎮每至臺議事不敢正席坐曰此當年役所也是役

也斬首十六級官軍死傷者五百餘人及論功自
閣部以下陞官受賞者九千餘人
○上自稱總督威武大將軍總兵官
復命戶部發銀一百萬兩輸宣府以備賞勞上在
宣府號駐蹕所曰軍門事無大小先白江彬乃奏
有甕格至二三歲者

戊寅

○十三年上還京師 原註 將至命羣臣各製旗帳以迎大學士楊廷和曰此里俗天子至尊不敢瀆獻上弗使喻意廷和執不從

上之出關也猶數問御史安在及還至關笑曰前
御史阻我我今已歸矣然亦不罪張欽也欽後至

工部侍郎史臣曰武宗入關不罪張欽其天姿固非殘暴酷烈者比而義兒閹豎煬竈爲奸批鱗者尚獲生全投鼠者必陷死地元氣日削朝野震驚祚以不延統緒中絶風懲之訓垂戒不亦切乎○廷和雖再諫旗帳然竟率百官具綵帳羊酒迎德勝門外序詞稱威武大將軍而不敢及尊號上以應州之捷大賚羣臣都給事中汪元錫等言是役六軍多傷邊民繫賊庭者方南向號哭臣等何忍受賜

十四日復如宣府廷臣從者四人楊廷和等諫不聽

上有失政廷和未嘗不諫然上不聽亦不能執奏中官義兒恣橫爲奸廷和亦不能禁也

尋以太皇太后（憲宗后王氏也）喪還葬畢復如將葬上幸昌平躬視山陵地遂幸密雲歷喜峯口而還民間訛言欲括女子皆逓匿永平知府毛思義下令言大喪未舉車駕必不遠出非有文書妄稱駕至擾民者悉捕治上大怒下獄貶之上將復出兵部主事陸震修撰舒芬抗疏請勉從衰制不報石天柱刺血爲䟽曰陛下不能盡孝於太皇太后則羣臣必不能盡忠於陛下不忠則將無所不

至矣昔太康田於洛汭煬帝行幸江都皆以致敗今天下皆知危亾之禍獨陛下不知耳遂易服待罪上亦不省也梓宮發京師上戎服從至陵飲醉及祔廟至暮乃入雷雨大作燭盡滅既而又由宣府歷大同榆林延綏西安復由偏頭關至太原大徵女樂典膳李恭上疏斥江彬罪未及上爲彬所搆殺陝西巡按御史張文明疏請誅彬并罪朝臣不能匡救者及朝行在諸權倖所需多不應下獄謫廣東

○上自加鎭國公【[illegible]】（勑曰威武大將軍神功聖武宜加顯爵特加封鎭國公）楊

廷和等極諫不聽

上又自名曰朱壽深儲毛紀皆言名之不正言之不順古今所未有也不省上遊幸邊塞歷數千里乘馬腰弓矢涉險阻冒風雪略無倦色而從者多道病

○十四年上還京師自加太師敕諭南巡曰太師鎮國公朱壽將巡兩畿山東杞神祈福閣臣及科道皆切諫南巡不報郎中黃鞏張衍瑞等相繼抗疏諫上怒甚執六人下司掠治司謂鎮撫司卽錦衣獄也餘百餘人跪闕前五日而杖之死者十一

八

時諫南巡得罪者凡百有四十八人皆郎署五品以下官也而醫士徐鏊與焉大臣唯户部尚書石玠疏救言者餘無一人諫士民憤恨伺諸大臣出入爭擲瓦礫詬詈之乃下詔禁言事者通政司格不受疏諸疏唯肇及修撰舒芬言最切芬疏有曰宗藩有劉濞之釁大臣懷馮道之心以陛下為奕棋以革除年間為故事意指寧王宸濠也時宸濠久蓄異謀而兵部尚書陸完陰與之通完逆語芬等曰上聞有諫者輒恚欲自引決諸君勿歸過君上沽直名芬等不應肇疏陳崇正學通言路正名

號戒宴遊去小人建儲貳六事有曰臣僚之言或事關權臣則中傷以他事使其不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如此則雖必亂之事不執之臣陛下何由知哉又曰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悔之亦晚矣又請誅江彬以謝天下陸震草疏將上見鞏疏毀已藁而同署其名以進及與鞏同在獄中相與講易九卦震竟死鞏斥爲民後至大理丞謚忠裕鏊以其術諫略言養身之道猶置燭然室閉之則堅風乘之則淚況南方卑濕老易致病乞念宗廟社稷之

重遂與翟震及吏部員外郎夏良勝禮部主事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俱下獄而大理寺正周叙行人司副余廷瓚工部主事林大輅何遵等三十三人繼之遵廷瓚及刑部主事劉校照磨劉珏大理評事林公黼行人李紹賢孟陽詹軾劉槩李惠皆死杖下禮部員外郎馮涇吏部郎中王鑾行人王瀚後亦以創死遵紹賢素有志節校公黼涇皆以孝行稱者也是時天連晝晦南海子水湧四尺餘橋下七鐵柱皆折金吾衛都指揮僉事張英曰此爲出不利之徵也皆詩疏當蹕道跪哭即自刺

其胷血流滿地竟受杖死而駕亦不果出矣寧王
宸濠聞帝南巡陰遣樂人設樵戲因欲邀帝行不
軌會帝不出而止

○寧王宸濠反都御史孫燧兵備副使許逵死之
宸濠獻王權之玄孫也見帝荒游無度且以術士
言已有異表益自負初宸濠祖靖王奠培得罪天
順間奪其護衛兵宸濠賄劉瑾求復之及瑾誅復
奪乃復結錢寧等求復大學士費宏力爭不得遂
罷去宸濠陰使盜毀宏家焚其先人塚遂益眷羣
盜刼財江湖間而諸權奸多得宸濠金錢匿其事

下以聞江西副使胡世寧上疏言其逆狀被捕下
詔獄謫戍撫按大吏不附己者往往遇毒死寧府
人上變者亦反得罪及反狀益露燧七上章言之
皆為所邀阻至是御史蕭淮又言之楊廷和始請
諭令自新收其護衛而宸濠已舉兵反矣燧罵賊
不絕口而死逵以身翼蔽燧宸濠怒曰我不能殺
汝耶逵曰汝能殺我天子亦能殺汝亦并死燧知
宸濠必反預托禦寇築城置邑盡出府中兵器置
他所燧雖死而宸濠卒不得逞者燧力也逵嘗在
山東屢破流寇賊相戒不敢近死時屹然不動賊

共推仰之令跪卒不能是日天忽陰烈風驟起城中人大恐及收兩人屍已數日屍未變蠅蚋無近者世宗初賜燧謚忠烈達忠節并祀之南昌燧字德成浙江餘姚人達字汝登河南固始人也燧子堪墀陞皆孝世稱三孝子其後多爲卿相者達子瑒旣葬父日夜號泣六年不就蔭或趣之瑒曰吾父死吾乃因之得官耶仍痛哭不止瑒子鄒亦有孝行屢試不第主試者慕其才欲收羅之鄒不可曰何以見先忠節地下耶一時殉難者又有江西參議黃宏督糧主事馬思聰瑞州知府宋以方新

建義兵帥萬木鄭山南昌諸生趙楠葉增劉世倫
陳經官李廣源葉景恩而增景恩一門皆死
時僉都御史王守仁奉命勘事福建至豐城聞變與
伍文定吉安知府集諸路兵傳檄遠近直擣南昌宸濠
聞之急還官軍擊走之宸濠敗遁王冕萬安知縣追執之
宸濠聚兵號十萬遣將陷九江南康守仁急趨吉
安與衆議曰賊若出長江順流東下則南都不可
保吾以計撓之少遲旬日則無患矣乃聲言中外
合兵二十餘萬且直擣南昌又爲蠟書遺僞丞相
李士實劉養正叙其歸國之誠令勸其早發兵東

下而縱諜洩之宸濠果疑與二人計事皆勸之疾趨南京宸濠益大疑留十餘日見中外兵不至始悟南京兵部尚書喬宇已搜得宸濠所伏壯士三百人悉斬之宸濠既失內應乃自出攻安慶都指揮僉事楊銳知府張文錦固守十餘日屢破賊兵宸濠氣大沮守仁收兵得八萬人徑襲南昌破之及宸濠就擒南康九江亦下凡三十五日而賊悉平初京師聞變皆震懼兵部尚書王瓊大言曰吾用王伯安居南昌上游正為今日必擒賊無憂也已而果然當襲破南昌及邀擊宸濠于江中文定

皆爲前鋒功居最而焚宸濠舟卒以成擒者王冕之謀也冕後以兵部主事巡視山海關遼東賊作亂以衞母被殺

初上欲親征楊廷和諫不聽守仁捷奏至仍淩意南征江彬等嫉守仁功令縱宸濠於鄱陽湖俟上親征奏凱守仁不可上不許會張永至杭州守仁以宸濠付之自還南昌張忠許泰恨失宸濠縱京軍犯守仁呼名慢罵守仁撫之愈厚忠泰言寧府富甲天下所蓄安在守仁曰盡輸京師約人內應今有籍可按忠泰皆嘗納賂氣懾不敢言遂譖守仁必反上召之立

馳至復沮遏不令入見乃入九華山宴坐草廬上覘
知之曰守仁道學人何謂反乎遣還鎮令更上捷奏
上至涿州守仁捷奏至留之不下初守仁上宸濠
反書言覬覦者非特一寧王請黜奸諛以回天下
心諸嬖倖皆大恨譖守仁始與宸濠通謀忠宦官
泰以邊將侍上有寵亞於江彬者也先至南昌侵
守仁百方已而京軍皆懷守仁恩無復犯者會冬
至守仁命巷祭上塚哭時新經濠亂悲號震野京
軍離家久無不泣下思歸者守仁亦嘗為張永言
江西荼毒已極王師至亂將不測永趣忠泰遂班

師忠泰詰宸濠與守仁交通否宸濠言無有獨嘗與守仁弟子冀元亨講學耳乃拷掠元亨至加炮烙無異辭及守仁再上捷奏言奉威武大將軍方略討平叛亂且盡列諸嬖倖名乃得免而竟不論功世宗初始封新建伯然諸從守仁有功者皆痛抑之往往反有斥去者議者以爲守仁多歸功王瓊而楊廷和方惡瓊遂並抑守仁云 謹按 古之儒者能建軍旅之功者亦多矣然未有下馬而談心性上馬而衡矢石百戰百勝如王伯安者亦未有朝受鐵券夕侑瞽宗以文事武功俱爲百餘年第

一人如王伯安者也嗚呼亦可謂間世之豪矣世
或以伯安交張永免禍爲枉道夫南征之役江右
將盡爲塗炭賴永一言而獲全屈一身而全萬民
君子之所恕也況伯安之於永以理說之而已固
未嘗有所屈也其視陳寔之吊張讓不已愈乎然
伯安之枉道不在於說張永而在於其再上捷奏
蓋其說張永也將以全一方之民也至其再上捷
奏也則不過求全其一身而已孔子曰必也正名
乎又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以天子而稱大將軍非名也以大將軍之名加諸

天子其爲非禮豈特拜上而已哉枉尺而直尋儒者之所不爲也況以非禮與非名施於其君而求以全其一身是又不啻枉尋而直尺矣夫伯安固人豪也至其爲學也則出入儒釋怳惚無端有牢籠捭闔之機焉固宜其不能醇於聖賢之道也

○上如南京

自發京師江彬輒縛長吏至楊州遍刷寡婦處女導上漁獵時彬擁邊兵數萬跋扈甚軍中常夜驚言彬欲爲逆久之乃定彬索城門諸鑰喬宇曰守備所以謹非常雖天子詔亦不可得也彬矯旨宥

所求日數十至宇必廷白之彬乃稍止時從官衛
士十餘萬日費金萬計近幸求索又倍之應天府
丞寇天叙攝尹事青衣皂帽坐堂上謂彬使者曰
民窮官帑乏丞唯待譴而已駕留九月南京不大
困者寧與天叙力也上命揚州進美婦善歌吹者
知州汪應軫言州子女荒陋唯有桑婦請納之宮
中以傳蠶事乃寢

庚辰 ○十五年欲幸浙江梁儲蔣冕伏宮門泣諫乃還
給事中汪元錫等合六科馳疏請迴鑾有曰陛下
不以宗社爲重專事逸遊豈能長保天下時宮中

數有變異有物若豕首隳帝前色碧訛言亦屢動

乃詔班師

發龍江漁於江口又漁於積水池舟覆左右掖出之

遂有疾是行幸楊一清第臨太學士勤貴甍又幸太監張陽第還至通州誅

宸濠還京師

治宸濠黨陸完錢寧皆下獄完以前有平賊功後

得減死戍邊

辛巳 ○十六年春三月上崩無嗣夏四月迎立興王是爲

世宗皇帝

上卧豹房羣臣莫得見給事中顧濟上疏言兩宮

隔絕骨肉日疎所恃以爲安者果何人哉顧擇廷臣入直使與聞起居行人張岳亦請令大臣侍從臺諫輪直視藥餌防意外變皆不報及寢疾令內侍白太后曰天下事重當與閣臣審處之且曰前事皆朕誤非汝曹所能預也遂崩于豹房壽三十一九月葬康陵

[illegible]天下之事有得有失而後議論生焉若毅皇帝之事議論之所不能及也然寇盜縱橫而四海無土崩之變刑戮相望而朝廷多効力之臣天下無君者蓋幾歲而百姓猶晏如也嗚呼太祖列宗之遺澤遠矣哉

續史略翼箋卷之一上

續史略翼箋卷之十二

豐山洪仁謨而壽甫譔
男奭周成伯翼箋

大明紀

世宗肅皇帝諱厚熜原註興獻王子憲宗孫也○按獻王封安陸後改安陸為承天武宗崩谷大用張永詣閣議所立楊廷和舉祖訓示之曰兄終弟及誰能瀆焉興獻王大行皇帝從弟序當立頃之中官傳遺詔及太后旨乃迎立上未至廷和總政中外倚以為安及卽登極詔革正德弊政卹錄言事諸臣中外大悅

興獻王名祐杬憲宗第二子也王好詩書不喜聲伎湖南少醫王選良方布之遠近夏秋設藥餌湯水以待道暍者水旱饑饉出粟米為粥王薨二年而上入嗣上未至廷和已請皇太后以武宗遺旨罷威武營還邊兵及諸番貢使革京城內外皇店釋南京逮繫囚放四方進獻女子及尊登極詔所革錦衣內監旗校工役凡十餘萬減漕糧百五十萬餘石以恩倖得官者太半皆斥去諸失職者伺廷和次骨有挾白刃伺輿傍者詔以卒百人衛其出入時中外方欣然望治給事中齊之鸞首上疏

言言者久遏於權奸欲吐憤懣之氣必有不顧忌
諱至於逆耳者若稍或抑裁則小人又乘之以仇
忠直言路一塞不可復開將大為新政累矣未幾
采知其言○武宗季年遣內臣至朝鮮命括取異
物及童男女以進至是撤還
○江彬謀反伏誅下張忠許泰等獄時京師久旱彬
誅遂大雨
武宗崩彬知天下惡已又見罷遣邊兵益自疑稱
疾不出楊廷和與張永謀白太后誘執之及上即
位與錢寧皆伏誅忠泰減死戍邊籍彬家得黃金

七十櫃白金二百櫃寧家得玉帶二千五百束白
金三千箱胡椒數千石他珍寶皆不可數計吏部
尚書王瓊亦以彬黨下獄以瓊善結權幸排陷
異已與廷和尤不相能脫敏練有幹事才後起督
邊屢破强寇人以比王越云

○詔議崇奉興獻王典禮楊廷和以漢定陶王宋濮
王事為證上大愠再議廷和與蔣冕毛紀請採行宋
程頤濮議上命博考典禮廷和等請法舜與光武再
三執奏俱留中進士張璁疏言利天下而自絕其親
不可且使毋以子貴尊與父同上喜曰此論出吾

子獲全遂手詔尊父為興獻皇帝母為興獻皇后祖母爲壽安皇太后廷和等封還於是給事中朱鴻等劾璁不聽

初廷和草遺詔言皇考親弟興獻王長子某倫序當立未嘗有爲孝宗子之文也及禮部具議用皇太子即位禮上曰遺詔以我嗣皇帝位非為皇子也斥其議不用至是請稱孝宗皇考興獻王為皇叔父上愠曰父母可若是互易耶璁疏曰漢哀帝宋英宗固定陶濮王子然成帝仁宗皆預立為嗣養之宮中其爲人後之義甚明今遺詔直曰興獻

王長子未嘗著爲人後之義則在陛下豈可利天下而自絶其親哉夫統與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承惠帝後則以弟繼宣帝承昭帝後則以兄孫繼若必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古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乎時惟兵部主事霍韜給事中熊浹附和璁議湖廣參政胡鐸意亦與璁合璁要之同署名鐸曰考獻王不已則宗宗不已則入廟入廟則當有祧又必有欲躋于武宗之上者遂不肯[illegible]爲人子而降其父母夫理人情之所不忍爲也然古

人以是爲禮而不敢違者以其有所受命也受命于祖祖尊于父也受命于君君尊于父也今世宗之降其父母也將安所受命乎受命于祖歟則憲宗未嘗有命也受命于君歟則孝宗未嘗有命也武宗之遺詔未嘗有命也皇太后亦未嘗有命也無所受命而自降其親是以子而自絶其父母也以子而絶其父母是人倫之大變也惜乎楊廷和之徒當顧命之初不能請于皇太后以正其名于踐位之前而乃欲拂情逆理使世宗自絶其親于卑聽之日無怪其扞格不入而啓異議者之口也

然則為世宗者當奈何曰父母之倫不可以自易也宗廟之統不可以私干也使世宗考獻王而母蔣后不敢加以帝號事昭聖如所生不敢少降于蔣后又不以刑戮待議禮之臣使張璁不中禰皇之議不抑殺后之號不假議禮之名以逞其報復之私雖有辭于天下萬世可也然則為天子父而不加以尊號可乎曰奚為其不可也舜為天子而瞽瞍無帝號非舜之考堯也禹為天子而鯀無帝號非禹之考舜也周祖王平王之孫也繼祖而立而其父亦無王號是豈禰其祖而與其父為兄弟

哉親不可絶統不可干先聖王之禮固如是也曰如子言也則楊廷和等議禮之臣其言皆非也爲人臣議國家之禮而不得其正又惡得不以刑戮待之也曰禮之難明也久矣雖賢人君子猶惑焉溫公之論祧廟也異乎程子朱子之論祧廟也又異乎溫公然不害其眞爲賢人也夫以韓侂胄之爲暴擠朱子無所不至而猶未嘗以議祧廟爲罪也嗚呼假國家之禮以爲穽于天下而求以快其私盜自璁萼始作俑之罪可勝言哉

會毋妃蔣氏至通州𢘿曰安得以我子爲他人子止

癸未

不入上泣請太后避位歸藩羣臣惶懼禮部尚書毛澄請稱興獻帝后上從之璁知上意嚮已又上言願奮獨斷揭父子大倫人皆目爲邪說上手勑加興獻帝后以皇號廷和等累疏諫不報嘉靖元年清寧宮災閣臣復言加稱皇號未安上不得已乃稱孝宗曰皇考三年復尊興獻帝后皇號稱本生皇考聖母

三年以前則稱本生父興獻帝也後上母妃徽號曰章聖皇太后

○二年禮部尚書毛澄卒澄端亮有學行議大禮上屢遣中官諭意澄奮曰老臣悖謬不能隳典禮惟

有一去上雅敬憚雖數忤旨恩禮不衰

謚文簡

○上始修醮於宮中給事中劉最劾太監崔文左道糜帑上怒謫最[廣注]其後上以無嗣益修齋醮顧鼎臣進步虛詞七章上嘉之自此詞臣多以青詞干進

給事中張翀鄭一鵬安磐皆上疏極諫翀言陛下寧棄讜言而不欲違其教亦謂可以延年耳側聞嬪御女謁充塞闈幃一二黠慧柔曼者爲惑尤甚夫以齋醮爲足恃而恣欲宮壼之間甚非古帝王求福不回之道也一鵬言一齋醮蔬食之費爲錢

萬有八千其餘不知幾十萬也今天災頻降道殣
相望邊境戍卒日夜荷戈不得飽食而為僧道糜
費至此此臣所未解盤言崔文嘗試陛下欲行香
則從之欲登壇則從之欲拜疏則又從之無已則
方且導以游幸土木導以征伐臣故曰文可斬也
皆報聞上既疎輔臣言多從內出者給事中鄧繼
曾言比來中旨大戾王言事不考經文不會理左
右羣小目不知書身未經事乘隙招權弄筆取寵
故言出無稽一至於此陛下不與大臣共政而倚
信羣小臣恐大器之不安也上大怒下詔獄掠治

諫官上初即位言路大開論事者爭爲切直旣
繼曾相繼得罪納諫之風衰矣先是元年秋御史
汪𤄫疏陳十漸大略言淫祠漸復倖門漸啓待大
臣之實意漸疎言官論奏漸有訑訑拒人之意至
是給事中許相卿復言帝氣驕志怠甘路過侫言吏
部侍郎汪俊言陛下登極一詔百度惟貞邇來舉
措背馳萬民失仰且聖躬違和天顏異舊豈昌盛
之年忘在色之戒歟皆不報○是歲大旱兩畿山
東河南湖廣江西皆赤地千里殍殣載道倭寇寧
波府大掠而歸朝鮮邀擊於黃海道海上大破之

獲其渠酋藤原中林來獻俘

○三年楊廷和罷廷和遇事諫諍議大禮封還御批者四疏幾三十上啣之又以諫蘇杭織造大忤旨累疏乞休至是更議大禮求去益力許之言官交章請留不報

廷和以上英敏謂可輔以有為事事多持爭左右譖其專恣無人臣禮及去四歲削爵為民廷和既卒久之上問閣臣太倉積幾何對曰可支數年此陛下初元裁革冗員之効也上慨然曰此楊廷和之功也廷和輔政前後十六年當劉瑾江彬勢焰

甲 甲

熏灼時皆無恙王瓊嘗詆其重賂瑾以得進然瓊與廷和有隙人皆不信也廷和字介夫四川新都人也穆宗時謚文忠【史臣】曰武宗之季君德日荒嬖倖盤結左右廷和為相雖無能改於其德然流賊熾而無土崩之虞宗藩叛而無瓦解之患者固賴廟堂有經濟之遠略也至其誅大奸決大策扶危定傾功在社稷卽周勃韓琦無以過矣【尹鑑】曰宸濠叛跡已著楊廷和未嘗舉以入告及蕭淮發其罪狀當决策徂征以掩其不備而乃遣收護衛激之速反使非王守仁則幾乎蔓延難制矣謀國

措置迂謬若此而當時稱為名臣何也謹按楊廷和之事世宗也知無不言言無不切竟以言不合而去可謂有大臣之節矣然廷和之相武宗十餘年矣周旋於劉瑾江彬之間未嘗以一言見忤而一朝遇少主握大柄乃偲偲然不少顧忌雖欲求世宗之無慍也得乎嗚呼治世之言危亂世之言孫廷和之不少顧忌以治世之君待世宗也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吾君不能謂之賊廷和之待武宗信有罪矣其事世宗也則亦可謂恭矣而世宗顧反以為無禮其亦誤矣

○蔣冕罷以石珤為文淵閣大學士自楊廷和罷歸
皆親受不關閣臣冕連疏求罷上以珤為廷和所不
恱欲引以贊大禮命入閣珤據理力爭大失帝意
先是上初即位梁儲已被劾去費宏袁宗皐相繼
入閣宗皐興府長史也不二月超至輔相未幾卒
及毛紀罷費詠入閣無所建明而去冕之去以厲妾
爭大禮也後又落職穆宗時謚文定
○以張璁桂萼為翰林學士方獻夫為侍講學士[闕]
初璁萼在南京累疏請稱興獻帝為皇考上名二人
入朝衆欲倣馬順斃之於廷萼懼不出給事中張翀
等連章劾之章下所司刑部尚書趙鑑列上璁等罪
狀私語得旨便撲殺上切責翀鑑特擢璁等官學士

豈應等皆不願與璁萼同列乞罷歸上怒倶奪俸
璁萼倶爲南京刑部主事連上疏言今日之禮不在於皇與不皇惟在考與不考又言諸臣奪天子之父母而不顧在陛下可一日安其位不之圖乎獻夫以吏部員外郎上疏大旨與璁萼同而兵部侍郎席書南京刑部郎中黃宗明都察院經歷黃綰皆附其議兵部主事霍韜言今日大禮之議兩端而已曰崇正統之大義也曰正天倫之大經也徒尊正統其弊至於利天下而棄父母徒重天倫其弊至於小加大而卑踰尊故陛下宜稱孝宗曰

皇伯考獻帝曰皇考此天倫之當辨者也尊崇之
議則姑在所緩此大統之當崇者也又曰陛下之
事昭聖禮秩雖極尊崇厥其勢日輕陛下之事聖
母尊稱雖或未至厥其勢日重故今日廷臣惓惓
以尊大統母昭聖爲請者蓋預防陛下將來之失
而追報孝宗之職分也顧陛下上啓聖母時自謙
抑俾宮闈大權一歸昭聖而聖母若無預焉則天
下萬世稱頌懿德如昭聖者皇太后尊號也是歲
太后壽日詔免命婦朝賀修撰舒芬上疏言興國
太后令朝命婦朝賀如儀今遇皇太后壽節忽行

傳免恐失輕重之宜上怒奪俸三月御史朱淛馬
明衡又疏言之上大怒責以離間宮闈下獄將殺
之蔣冕頓首泣曰陛下方興堯舜之治奈何有殺
諫臣名乃得免明衡思聰之子芬字國裳江西進
賢人也博學篤志再以直諫得罪兩朝世稱忠孝
壯元謚文節
詔稱獻皇帝為皇考廷臣疏爭皆留中侍郎何孟春
修撰楊愼會羣僚跪伏左順門右大呼高皇帝孝宗
皇帝者上諭之退不聽怒執豐熙張翀等八人下獄
愼等撼門大哭聲震闕庭上震怒逮孟春等二百二

十人為首者戍邊四品以上奪俸五品以下廷杖杖死編修王相等十八人自是衣冠喪氣璁等勢益張

改稱孝宗伯考

先是禮部尚書汪俊吏部尚書喬宇考功郎中薛蕙等以爭大禮忤旨相繼罷去至是孟春以禮部侍郎倡議伏闕翀等遮羣臣曰今日有不力爭者必共擊之其哭也愼及檢討王元正為之倡羣臣亦有不得已從之者於是孟春左遷滇愼翀元正及給事中劉濟等並戍邊給事中安磐張漢卿等斥為民相及編修王思給事中張原毛玉裴紹宗

御史張曰韶郎中楊淮員外郎張漈申良主事臧應奎司務李可登等皆以杖死愼廷和之子思直之曾孫也孟春博學好言事愼疆記能文思尤有志行而再以諫獲罪竟至於死人皆惜之後謚孟春文簡愼文憲濟嘗救劉最極言錦衣獄之弊劾后父陳萬言縱奴殺人又救呂柟鄒守益直聲震一時與漢卿曰韶原亦皆以敢言數忤權貴者也太學士毛紀力爭不得遂罷去前刑部尚書林俊在病中上疏言古者鞭扑之刑辱之而已非欲糜爛其體膚而致之死也又非所以加於士大夫也

錦衣經歷俞敬言諸臣跡雖狂悖心實忠誠今王相等已死在獄者亦垂亾矣望霽雷霆之威施雨露之澤會大同軍亂殺巡撫都御史張文錦據城作亂通政司經歷李繼先言自諸臣死後大臣紛紛去位小臣緘默自容大同告變曾無一人進一疏畫一策者乞録卹已死赦還謫戍使各陳邊計皆不省雲南巡按御史郭楠馳疏請卹録諸臣曰阿意者未必忠犯顔者未必悖不意聖明之朝而忠良獲罪若此上大怒下鎭撫獄廷杖削籍當武宗時劉瑾江彬用事以諫死者相望然給事御史

慷慨言事者猶不少至是始大沮明年給事中張逵言陛下初年言者甚多一不得行則相聚環視以不得其言爲媿近則不肰會疏則刪削忌諱以避禍獨疏則毛擧纖微以塞責一不蒙譴則交相慶賀以苟免爲幸是非朝廷之福也逵後亦以言事謫戍四川副使余珊應詔言陛下漸不克終者有十其一言自大禮議起凡偶失聖意者譴謫之鞭笞之流竄之必一網盡焉而後已由是小人窺伺巧發奇中以投主好以弋功名陛下既用先入爲主順之無不合逆之無不怒由是大臣顧望小

臣畏懼上下乖戾寖成睽孤而恭交之風息矣臣聞獻皇帝好賢下士容物恕人今議禮諸臣謫配死徙朝宁爲空此豈獻皇帝意者非其意雖尊以天下無益也疏凡萬四千言反復剴切亦不省林俊字待用閩之莆田人也歷事四朝皆以諫諍忤權倖每上疏輒言宦闈外戚内侍柄臣之禍及爲刑部按中官崔文事中旨移錦衣獄俊留不遣上怒責之對曰祖宗以刑獄付法司以緝獲姦盜付錦衣錦衣訊鞫者猶必付法司擬罪未有奪法司未定之囚反付錦衣推問者文罪不容誅臣不忍

百五十年紀綱爲此輩壞亂上憚其言直乃止後
謚貞肅上初卽位名喬宇秉銓政後與兵部尚書
彭澤戶部尚書孫交相繼起用皆一時人望天下
欣欣望治而澤先以劾免宇後又皆以持議不合
去其後戶部尚書秦金工部尚書趙璜皆以裁抑
近倖失上意乞歸戶部尚書梁材亦以忤郭勛去
後來者率多以承迎爲務矣宇謚莊簡澤謚襄毅
澤少有志節知徽州時當嫁女治漆器數十送于
家澤父大怒趣焚之因徒步至徽澤大驚出迎見
其自擔裝曰吏負之父怒曰吾負此數千里汝不

能負數步而乃使人耶入杖澤堂下畢復持裝得
去澤由是益砥礪為廉吏云材三長度支砥節守
公如一日上嘗曰兩京十二部得如材者十二人
吾無憂天下矣自弘治中天下田額比洪武時已
減其半而宮中用度日以增至武宗時尤甚乃盡
括各省庫銀輸京師以充經費至是度支一歲所
入可百三十萬而歲出至二百四十萬太倉銀不
足供九邊軍餉之一賴材力袪宿弊國用得稍給
材既以屢忤權倖去土木禱祠益大興宮中夜半
出斤紙無敢遲晷刻者而中年以後南北邊警文

日急若是盡用一切旁且之政追徵累年積逋江浙兩省增賦至百二十萬而賦入太倉者猶不過七萬上乃歎曰梁材在當不至此材後謚端肅楫守益亦皆以議禮得罪者也楫字仲木陝西高陵人守益字謙之江西安福人皆以講學名守益遊王守仁之門而楫得薛瑄之再傳獨守程朱不變明世關中之言學者惟楫及馬理最著而楫爲稱首號曰涇野子後爲南京禮部侍郎與尚書霍韜不合大爲所困及夏言用事與韜有隙欲援楫以助己楫毅然曰霍君性雖小編然天下才也言大

不悅遂不復用時南京國子祭酒崔銑亦以請曾

有聲上疏劾璁等曰天子得四海歡心以事其親

未聞僅得一二人之心者也守道爲忠希旨爲邪

今忠者曰疏而邪者曰富邪不可長況可使富哉

上不悅令致仕銑字子鍾河南安陽人也後至南

京禮部侍郎謚文敏

○四年作世廟綱目 何淵請祀皇考於太廟羣臣疏爭張璁席書亦勸上遂別立一廟定

名世廟後改獻皇帝廟

禮部尚書席書議禮與張桂合然獨嘗言宜稱皇

考與獻王至是又三疏爭獻帝不可入太廟又言

世廟既成室盡還議禮諸臣之謫戍者此所謂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先王天子之大孝也報聞明年章聖皇太后謁太廟及世廟費宏石珤[illegible]一清皆力爭疏言太廟非時享祫祭天子亦不輕入况后妃乎坤行乾事陰侵陽位不可之大者也不聽謹按廟之事亡猶朝之事存也後世之禮太廟在宮門之外而天子不可以數出故朝謁之禮曰之稀曠宜以其尊嚴而不敢入乎至於后妃婚必廟見祭必亞獻其禮之見於經傳者多矣未嘗聞有以是爲行乾事而侵陽位者也夫士庶人之娶妻亦

欲與之共承祭祀況天子乎明世自太祖時建奉先殿於禁中天子以時薦獻后妃亦得朝謁此卽漢之原廟古禮之所禁也諸臣習熟見聞以是爲當然而反謂后妃不當入太廟其不識禮如是又安得不爲璁萼之所侮笑哉

丁亥

○六年費宏石瑤罷名謝遷復入閣宏每裁抑璁萼璁萼大恨訐人王邦奇承璁萼指誣故學士楊廷和及宏瑤爲姦黨兩人力求去罷宏瑤遷自代楊一清欲阻璁亦薦上遣行人以手勑卽家起之遷不得已拜命比至璁已入閣遂力求去

邦奇正德時錦衣官校也倚中官勢搆陷人不可勝計其復用也兵部尚書金獻民給事中安磐皆力爭之不從至是遂興大獄給事中楊言上疏訟廷和之寃且言邦奇心懷怨望詬辱大臣熒惑聖聽上怒親鞫言備極五毒卒無撓詞竟坐謫官而獄亦由是得解言之被刑也御史陳察大呼願以不肖躬易言命退又疏請治邦奇罪直聲震朝野初大禮議既定璁獨言孝宗皇帝與昭聖皇太后乃陛下骨肉至親今使疏賤小人輒行離間今時享在邇陛下登獻對越寧不少動於中乎上不悅然

惟戒勿復言而已及歸一切恩典皆不予自珤去
宰輔大臣無復敢進逆耳之言者矣珤卒諡文隱
遷居位纔數月而去時年七十九矣時一清已先
名璁及翟鑾相繼入閣鑾為中官所譽故得用云
上既屢逐輔臣漸專以威嚴督下御史劉安言人
君貴明不貴察今陛下以急切之心行督責之政
躬親有司之事指摘臣下之失令出而復返方信
而忽疑大小臣工救過不暇孰能為陛下建長久
之策以圖平治哉又曰明天子綜核於上百執事
振刷於下所少者元氣耳上大怒下錦衣獄拷訊

遠貶

○前少保謹身殿太學士劉健卒健器局峻整正色率下事業光明俊偉明世輔臣鮮有比者上屢賜存問比之司馬光文彥博至是卒年九十四

健字希賢河南洛陽人也健家居聞武宗數巡遊輒涕泗不食曰吾負先帝綸綍有遺表數千言勸上正身勤學親賢遠佞謚文靖

○羅欽順為吏部尚書辭不拜欽順見璁萼用事屢名不起家居杜門潛心格致之學所著有困知記卒謚文莊

欽順字允升江西泰和人也號整菴王守仁爲致良知之說以排朱子其屹然與之爲敵者欽順一人而已淸康熙中配享孔子廟時以學行至大官者又有部寶楊廉廉在弘治正德中屢陳直言及爲南京禮部尚書以論大禮不合乞歸後諡文恪寶字國賢南直無錫人也事母至孝所居官皆以敎化爲務正德中以抗劉瑾去及上初元拜南京禮部尚書以母老固辭歸嘗曰吾願爲眞士大夫不願爲假道學卒亦諡文莊

○七年集輿議爲全書名曰明倫大典頒天下强罪

議禮諸臣削楊廷和籍毛澄林俊蔣冕毛紀喬宇汪俊奪職何孟春夏良勝斥爲民

張璁桂萼方用事報復無虛歲會山西巡按御史馬錄捕治張寅寅本妖賊李福達也亾命更姓名出入武定侯郭勛家勛爲之請于錄錄遂劾勛亷姦科道亦交章請罪勛勛本璁黨也上入璁萼言疑諸臣以議禮故攻勛急乃命璁萼及方獻夫更鞫之盡反其獄錄等得罪者四十餘人編欽明大獄錄頒示天下璁等又屢興大獄搆陷都御史陳九疇尚書金獻民郎中葉應驄等株連逮捕動數百人天下惡之益著言議禮臣矣時以劾勛救錄

得罪者甚多而給事中沈漢張逵鄭一鵬素有敢言名主事唐樞薛学有經世略尤爲人所惜初上將親鞫問録等御史鄭洛書言陛下操獨斷之威雖有張釋之于定國不獲抗辨於人主之前何以使刑罰中乎上怒以錫一清救得免先是給事中管律言今之言者雖於議禮本不相涉者動必借議禮爲詞盖小人以爲非此不足激陛下怒非此亦不足得陛下歡也乞誡言事者毋復假借以累聖德御史李儼亦言議禮是而行事非者不以是掩非議禮非而行事是者不以非掩是使黨與全

濮則大公之治也上皆是之然終不能用迄帝世四十年間議禮得罪諸臣無一人復用者史臣曰璁萼獻夫議尊與獻帝原其初未嘗不準情禮之中乃至遭時得君動引議禮自固務快恩讎於是知其建議之心非有惓惓忠愛之實欲引其君於當道也謹按漢之尊定陶共王也洽褒段猶倡其說宋之議濮王典禮也韓琦歐陽脩主其論世之議者至今豈復猶為迎合而未嘗有以疑韓歐者何也其素行有以信乎人也然韓歐之議亦不過欲稱濮王為考而已何嘗加之以僭踰之號以干

己丑

正統如璁萼獻夫之爲哉璁之初疏謂世宗不可自絶其親固是也至萼詆執政爲不道獻夫欲加獻王以帝號皆在其建議之初又奚待其務快恩讐然後知其無惓惓忠愛之實哉雖然主濮議者韓歐也爭濮議者司馬君實呂誨范純仁也而皆不害其同爲君子璁萼之得志也異議之臣終身於謫戍之籍而後已蓋其所以爲賢爲邪者不在乎議禮之得失而在乎擠斥異已嗚呼可不戒哉

○八年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新建伯王守仁卒喪過江西軍民無不縞素哭送歸守仁卒于江西之南安葬于浙故其喪過江

西也守仁一天姿英異幼時謁上饒婁諒講朱子格物大
指還家日端坐講五經亦泛濫二氏學正德初抗章
忤劉瑾謫龍場驛丞龍場在貴州窮荒無書日繹舊聞忽
悟格物致知喟然曰道在是其為教專以致良知為
主弟子甚衆稱為陽明先生
守仁字伯安浙江餘姚人南京吏部尚書華之子
也華性孝母岑氏年過百歲而卒華年已七十餘
寢苫蔬食如禮守仁前後官南方屢平閩廣劇盗
用兵未嘗一失利其文章條暢豪邁為一世冠迄
明世數百年文武全才未有能及守仁者然守仁

天姿旣高而自信尤果所講明多恍惚靈妙之說往往出入於釋氏常謂人皆有良知求之吾心而有餘今曰讀書窮理是求諸外也又嘗輯朱子晚年定論以爲朱子始以讀書窮理爲學晚而悔之然其所輯實皆非晚年說也羅欽順貽書辨之守仁答曰平生尊信朱子一朝欲捨而背之心誠有戚戚不忍者晩年定論之述豈得已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又曰今日之尊信朱子不下於孟子時之尊信楊墨於是爲朱子之學者皆起而攻之而尊守仁者亦幾半天下蓋至今

李息云守仁始旣忤劉瑾而其後柄政者楊廷和費宏楊一淸桂蕚皆與之相失以故終身不得一日立於朝其門人方獻夫黃綰等雖力引之不能得也守仁謚文成守仁門人王畿錢德洪鄒守益王艮歐陽德薛侃何廷仁黃弘綱劉邦采魏良政等皆知名而羅洪先吳悌皆其私淑也畿艮號爲得其宗然倡狂尤甚一再傳之後至有爲盜賊及病狂喪心者惟邦采良政洪先篤行孝悌而德亦務實踐官至禮部尚書遇事侃侃有執守號稱名臣洪先舉進士第一其外舅賀之洪先曰儒者[illegible]

有大於此三年一人安足喜也爲春坊左贊善以
忤旨除名嚴嵩欲引之起輒力辭洪先雖爲良知
學然於禮樂典章文事武備無不究者流寇入吉
安以洪先策拒却之洪先字達夫江西吉安人也
後謚文莊【謹按】王守仁倡良知之說以攻朱夫子
爲朱夫子徒者辭而辨之亦詳矣然未明乎其所
由起也余讀王氏答顧東橋書至其論功利之說
未嘗不慨然太息嗚呼後世之自命爲學而不陷
於王氏所謂功利者幾何人哉夫自撤其藩垣而
揖隣之強者曰汝何敢踰我此其勢必不行矣然

則如之何而可也曰禦寇有道治內而已矣闢異端有道躬行而已矣躬行又有道先治其心而已矣今之闢王氏者乃或曰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吾儒無心學也是倒戈而畀之柄也嗚呼是功利之遺禍也

○桂萼入閣與張璁相失而璁萼與楊一清積不相能言者劾璁萼威權上罷之霍韜曰張桂去勢且及我疏詆一清力辨璁萼無罪上卽召璁還貶言者一清罷萼亦還

初一清家居見璁議大禮疏寓書喬宇曰張生此

議聖人復起不能易也璁由是頗引一清及一清
薦謝遷璁始怨之璁既入閣以一清位在己上尤
力排之一清言今持論者尚紛更而臣獨主安靜
尚刻覈而臣獨主寛平臣願避賢者路意蓋指璁
也會給事中孫應奎王準陸粲連上疏劾璁萼粲
盡發萼納賄狀且言璁很愎自用執拗多私萼外
若寛迂中實深刻如蝮蛇猛獸犯者必死上大悟
立下詔暴璁萼罪敘猶下準粲吏及璁萼復用一
人皆遠謫而萼勢亦少沮不敢復恣睢矣刑部主
事邵經邦言陛下以璁議禮有功復名輔政是私

議禮之臣也私議禮之臣是不以所議者爲公禮也禮而近於私則固可守也亦可變也上大怒下詔獄謫戍上修齋醮多忌諱而經邦疏有萬年之後廟號世宗語尤以是觸忤屢宥大赦不得還經邦閉户讀書所著述多行于世竟卒于戍所

庚寅 ○九年前華蓋殿大學士楊一淸卒一淸博學善權變尤曉邊事羽書旁午一夕占十疏悉中機宜晚爲璁萼所軋不獲以恩禮卒士論惜之

一淸雲南安寧人也後居巴陵與獻王嘗言夢之有三傑劉大夏李東陽及一淸是也上心識之以故

獲枋用一淸喜用權謀旣曰張永去劉瑾又頗交通中官然其才一時無兩人或訾已反薦揚之人以比姚崇云謚文襄王世貞曰一淸有應變之略而無格心之本捭闔操舍此將道也而行之揆地智殫力竭得死幸矣

○十年桂萼罷萼至尊性很愎使氣議禮議獄搆害數十百人○前少傅武英殿太學士謝遷卒遷學術純正秉節直亮世稱賢相

遷字于喬浙之餘姚人也年八十三謚文正

○張孚敬罷原註即璁也自此五年之間再入再罷○按璁以犯上嫌名改孚敬孚敬

性佷愎報復相尋然持身廉苞苴路絶欲破私黨而身為黨魁以議禮始終恩眷常稱少師而不名時夏言新有寵與孚敬相軋孚敬欲以計去之事露遂罷上猶思之不置明年復名入未幾致仕又明年復名居三年始以疾歸孚敬性果敢不避嫌怨既得君亦時進讜言請理勳戚莊田革錦衣旗校汰冗官冗兵歲省糧儲二百萬又罷天下鎮守中官百年積弊為之頓祛其改定聖廟祀典易塑像為木主而以至聖先師代王號雖有異論識者亦是之惟假議禮以快私忿絶[illegible]家惜人才心非

其所以蒙詬無窮也孚敬浙江永嘉人也李時方獻夫相繼入閣上旣用孚敬言罷鎭守中官未幾郭勛請復遣出鎭從之御史謝瑜言在朝百官孰非天子耳目而勛詆以不足任欲陛下盡疑天下士大夫獨倚宦官爲腹心耳目臣不知勛視陛下爲何如主也乃復上上雖抑宦寺而任錦衣衛如故孚敬亦屢爭之不聽霍韜言士大夫有重罪廢之誅之可也乃使官校執於稠衆之中脫冠裳就桎梏及覆案非罪卽復列朝班武夫悍卒指目之曰某吾所辱也吾所繫執也小人無所忌憚君子

遂致易行此豪傑所以興山林之息而變故罕仗
節之士也時每朝會令廠衛列奉天門下有失儀
者卽執下獄杖之諂言之雖切亦不能用也○何
喬遠曰張孚敬以一言遇主奮其褊心肆其怒勢
在下則難爲乎其上在上則難爲乎其下然自孚
敬相而內官勢大絀士大夫信志昂首風紀肅清
而苞苴路絶其初搢紳之士嫉視如讎非刺之者
十九久而是非者半孚敬没人見夫繼孚敬相者
而思孚敬者又十九矣
○以夏言爲禮部尚書言以開敏結主知又折節下

士大得聲譽朝廷制作一决於言

言初為給事中屢上疏言事裁抑近倖出按莊田盡奪宦戚所占者還之民頗有謗讟聲上方銳意禮文親耕親蠶及分祀天地於南北郊行大禘禮皆自言發之時張孚敬顧指百僚無敢與抗者獨言不為之下士大夫既惡孚敬遂多譽言者言既長禮部數召見諮政事寵遇日隆閣臣李時翟鑾等充位而已上方修醮祈嗣監察御史喻希禮石金乞赦議禮議獄諸臣上大怒曰希禮謂朕罪諸臣致遲嗣續耶遂并逮二人戍邊言請加寬恕被

上責問言亦引罪而已是歲禮部主事田汝成亦言陛下以青宮久虛普放生之仁鸛蹄鍛羽咸獲縱釋顧使囹圄之徒久纆徽纆衣冠之侶流竄窮荒父子長離魂魄永客此獨非陛下之赤子乎忤旨停俸○是歲雷震午門十六年雷震謹身殿十八年震奉先殿

○十二年下建昌侯張延齡獄削昌國公張鶴齡爵皆昭聖太后原註孝宗后弟也上有不悦於太后欲殺延齡太后欲爲請上謝不見張孚敬力救其死後竟殺之

初興獻后入禁中太后以藩妃禮待之上不悅延齡坐僭侈踰制及挾私憾殺人下獄又有告其謀不軌者乎敬曰延齡守財虜耳何能反上欲殺延齡乎敬又上疏言太后春秋高萬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靈乎上怒以危言怵之孚敬爭益力且曰陛下用臣言稱太后伯母人至今歸過陛下今大小臣工默無一言誠幸太后不得令終欲重陛下過耳上乃止後又有告鶴齡兄弟呪咀者乃并下鶴齡獄太后至衣弊襦席藁爲請亦不聽鶴齡死獄中及太后崩延齡亦竟誅明世

外戚皆謹守高皇帝法無敢干政招權者以故皆全保終始延齡兄弟雖最有寵亦不過治園池營田產縱奴擾民而已未嘗敢預朝廷事也然猶竟得罪死上待孝武二后家皆甚薄張氏旣敗而武宗后夏氏家素恭儉獲無事及夏后崩上以嫂叔不爲服又以張孚敬言減謚號字數久之始追謚上又用方獻夫言盡罷外戚封爵世襲者惟成國徐后仁宗張后家以軍功得如故鶴齡之下獄也獄因劉東山誣延齡等數十人語頗及太后御史陳讓亦爲所誣從獄中上疏言陛下有帝堯旣睦

之德而東山敢言漢武巫蠱之禍陛下有帝舜底豫之孝而東山導以暴秦遷母之謀背逆不道義不可赦會錦衣衛得東山奸狀奏之東山械死而讓等皆得免

○十三年廢皇后張氏

上元配陳后以妬觸上怒驚悸墮娠崩喪葬皆不得成禮時方獻夫爲禮部尚書與給事中王汝梅皆諫不聽至張后之廢又莫有知其故者上降諭禮部但言其不敬不遜而已

○方獻夫罷獻夫好歸恬退名又以上恩威不測居

凡二載三疏引疾許之獻夫與璁萼共事持論頗平
故人不甚惡之
獻夫嘗力救馬録及張延齡又因災異進和衷之
說肰大抵亦黨張桂與席書霍韜熊浹黃宗明黃
綰皆以議禮受眷知終始不衰及韜與夏言相軋
浹論乩仙之妄宗明救楊名皆忤上旨肰終亦以
議禮故不濺罪也先是十一年彗星見名以編修
應詔言帝喜怒失中用舍不當因劾吏部尚書汪
鋐武定侯郭勛及方士邵元節皆上所甚寵也上
震怒下詔獄窮詰主使拷掠濱死終無所言乃謫

戍南京御史馮恩御史郭弘化亦皆因彗星言事得罪恩言張孚敬根本之彗也汪鋐腹心之彗也獻夫門庭之彗也三彗不去雖欲弭災不可得也上大怒謂恩以大禮故仇君無上下獄論死及朝審鋐當主筆曰汝上疏欲殺我我今先殺汝恩叱曰聖天子在上汝欲以私怨殺言官耶且此何地而對百僚公言之何其無忌憚也因歷數鋐罪聲色俱厲恩出長安門士民觀者如堵皆嘆曰是御史非但口如鐵其膝其膽其骨皆鐵也因稱四鐵御史恩子行可年十三日夜匍匐長安街見冠蓋

者過輒攀輿號呼乞救終無敢言者乃刺臂血書疏自縛闕下言臣祖母年已八十餘若臣父今日死祖母亦必以今日死臣煢然一孤必不獨生乞代父死以延母子二人之命上見之惻然乃减雷州後赦還旋行可爲孝子恩字子仁南直華亭人也恩旣得罪給事中薛宗鎧御史曾翀連劾鋐擅主威福中傷言者鋐遂罷去而宗鎧翀亦皆杖死時有兩孫應奎一爲户科給事中一爲禮科給事中皆以劾鋐謫官世稱兩孫給諫弘化言川楚江浙諸省採木應天等五府造甎及廣東採珠之弊

曰此慈停罷則彗滅而前星耀矣上怒曰採珠故事朕未有嗣以是故耶斥爲民上雖因彗敕百僚修省而進言者率皆被譴未幾四川獻白兔河南獻白鹿羣臣相率表賀自是言瑞應者沓至史不能勝書矣先是鋐爲都御史進甘露醴華禮部尚書李時再請表賀兵部主事趙時春言鋐司風紀時典三禮乃罔上欺君因請赦謫戍諸臣罪及絕醮祭禱祀之術以明正道上怒下詔獄斥爲民是歲南京太廟災時適議更定廟制張孚敬夏言等言京師宗廟行將復古而南京太廟遽罹回祿此

皇天眷德之意也乃更作九廟於京師南京兵部主事劉世龍應詔陳三事曰杜諂諛廣容納慎舉動皆切時弊又言張延齡區區腐鼠不足惜太皇太后垂老之景不能自庇其骨肉於情忍乎下獄廷杖斥爲民時以議禮見用者率多非正人惟兵部尚書胡世寧議與孚敬合而不相黨比方家居時聞廷臣有杖死者馳疏言仁明武人君之三德也然尤以仁爲本生成之德日月之臨皆不可一日無而雷霆之威但可一震而已今傳之天下書之史册謂鞭扑行殿陛刑辱及士夫非所以光聖

德也又曰新進一言偶合後難保必當老成一事
偶忤後未必皆非望陛下無先存適莫於中及在
朝屢與孚敬蕚求合求去世寧弘治中爲南京刑
部主事上疏極[illegible]時弊有曰國家承平日久朝士
安於豢養和於因循以通達爲高致以廉退爲矯
激以推奸避事爲老成以黨惡和光爲忠厚羣居
言議不曰陞官則曰成家語及國事民瘼者衆怒
羣猜百吉排斥不曰生事則曰好名使不得容身
而後已所過地方則論有司奉迎遲速以爲賢否
回還原籍則視官府囑托行否以爲毀譽此所以

賢否混淆是非倒置也識者以爲切中時病世寧居官廉疾惡如讐而薦達賢士如恐不及與人語吶不出口及疏陳國家大事洞中窾會旻字敬罷天下鎭守中官亦世寧倡之也屢畫策平劇寇所至有功王守仁甚重之嘗曰恨公少講學世寧曰某亦恨公多講學耳世寧字永清浙之仁和人也諡端敏

謹按張桂之議禮也天下皆以爲詬病然如胡世寧者毅然正色不阿所同又可以其議禮之故而不謂之君子乎後世之衡人品也不以其人之賢不肖而以其議論之同異於是端良孝謹

乙未

行之士或被之姦邪之名而竊許號養有儼然爲善類者矣彼爲小人而黨同伐異者臣也世之所謂君子者乃又相率而効之嗚呼亦獨何哉

○十四年華蓋殿大學士費宏卒[illegible]先數月復入閣宏性恭愼謙抑明習故事持重得大體三入政府以功名終宏江西鉛山人也方楊廷和等爭大禮宏惟署名公疏未嘗特諫以是得上眷然於張孚敬桂萼席書皆屢裁抑未嘗少附麗也謚文憲夏言顧鼎臣相繼入閣言專以醮祀青詞固主寵益負氣導甚鼎臣與李時皆循默而已時素寬平議論恒本忠

厚賦亦不能有所匡救鼎臣首以青詞進充號柔媚賦居蘇州熟知賦役之弊自爲侍從時屢建白釐革民頗賴之應天巡撫歐陽鐸議行均賦之法豪右皆不便鼎臣力主之曰此法行吾家益千石輸賦貧民減千石矣鐸在福州亦議均徭曰郡多士大夫士大夫又多田產民有產者無幾耳而徭則盡責之民民安得不困乎乃令士大夫與民分役之半士大夫皆譁然造訕謗賦民始少息肩矣

戊戌 ○十七年尊獻帝廟號睿宗祔太廟配上帝于明堂豐坊請之嚴嵩贊成之侍郎唐胄獨以爲不可上怒

下獄黜為民坊溉之子人咸惡之

溉既以謫戍卒坊家居貧乏思效張桂以一言取通顯及行其說久無所進擢乃悒悒成疾死嵩時為禮部尚書初亦有異議及見上不悅乃惶恐盡改前說自是益務為佞諛數言祥瑞以取悅嵩少入翰林移疾歸讀書鈐山者十年頗有清譽及是遂大壞時年已六十矣胄瓊山人也先是安南人陳暠詭稱前王陳氏後弒其王黎賙而自立賙臣莫登庸起兵逐之而立賙兄子譓尋又逐譓而自立不通朝貢者二十餘年至是譓子寧遣使告難

乃議大舉兵征討夏言郭勛皆贊之冑上疏言七不可又曰唐之衰也自明皇南詔之役宋之衰也自神宗伐遼之役今北虜日強邊空屢叛而夏啓南征之議嚴兵之詔初下而征求之害已形是憂不在外夷而在邦域中矣上猶決計征討兵部侍郎潘珍兩廣總督潘朗廣東巡按御史余光皆以諫用兵獲罪然兵亦竟不出至十九年始遣兵部尚書毛伯溫討之傳檄購登庸父子而開其納款之路登庸乃懼乞降改安南爲都統使司以登庸爲都統不發一矢而安南定伯溫及廣西參政翁

萬達之功也其後黎惟潭復攻莫氏而據其地亦
以爲都統使莫氏惟據高平一郡云○是歲章聖
皇太后蔣氏崩明年上將卜兆親幸承天謁顯陵
而後奉太后合葬顯陵者睿宗所葬也

庚子

○十九年殺太僕卿楊最時方士段朝用請上無與
外人接則黃金可成不死藥可得上即諭廷臣令太
子監國假一二年復親政最抗疏極諫上怒杖殺之
明年朝用亦伏誅
上日益事齋醮深居宮中郊祀多不親行給事中
張選上疏諫杖之闕下八十死而復甦遂削籍去

給事中顧存仁高金王納言等以論劾方士相繼得罪至是上欲令太子監國時交孝載壡生纔十二歲羣臣皆知其不可而莫敢言最雖死而監國議亦竟罷最字殷之四川射洪人也後謚忠節存仁以請赦楊愼馬録廷杖戍保安州至穆宗初召爲太僕卿當路者徵示以大用意存仁卽慨然歸都人士傾城送之以擬二疏云金以劾邵元節下獄元節龍虎山道士也以祈禱得幸拜禮部尚書及卒贈少師謚文康榮靖入臣四字謚古未有也其後方士陶仲文封恭誠伯以一身兼三孤支

太學士倖亦謚榮康惠肅其他至卿貳者不可勝紀後亦多詐窮抵罪者朝用由郭勛進朝用敗勛亦死獄中勛與夏言交惡勛之死蓋由於言時人方惡勛恣橫不以是咎言也上雖崇信道士而斥佛教頗嚴始即位盡革武宗所賜法王佛子國師封號後又毀禁中佛殿及金銀佛像凡一百九十六座焚佛首佛牙及支離傀儡之類凡萬三千餘斤

五月〇二十年時上經年不視朝日事齋醮工作煩興夏言嚴嵩作頌稱賀監察御史楊爵撫膺太息上疏極

諫上震怒下獄榜掠血肉狼藉死一夕復甦主事周
天佐御史浦鋐疏救皆死獄中自是無敢言者
先是上方崇飾禮文爵以行人上言臣奉使湖廣
睹民挈筐操刃割道殍食之假令周公制作盡復
於今何補老羸饑寒之衆至是歲元日微雪言高
皆頌賀爵上疏略曰今天下大勢如人衰病已極
腹心百骸莫不受患而方且奔競成俗賕賂公行
遇災變而不憂非祥瑞而稱賀讒諂面諛流為欺
罔諍臣拂士日益遠而快情恣意之事無敢齟齬
於其間此天下大憂也自夏入秋恒暘不雨一冬

無雪而元日微雪卽止此正撤樂減膳憂懼不寧之時而言等方稱頌之欺天欺人不已甚乎臣巡視南城一月中凍餒死者八十人五城共計未知有幾此孰非陛下赤子欲延須臾之生不能而土木之功十年未止以一方士之故朘民膏血而不知恤是豈不可以已乎又言任用非人朝講不親信用左道阻抑言路皆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辭甚痛切旣下獄又令東廠伺其言動五日一奏偵者密告爵令爲美言爵正色曰爲巧語以移天聽是機變之智也天必誅之矣屢瀕於死處之泰然

是歲九廟災燬成祖仁宗主下詔求言大佐應旨言求言之詔示人以言耳楊爵在獄是未示人以言也陛下怒爵彌甚一則曰小人二則曰罪人夫以盡言直諫爲小人則爲緘默逢迎之君子不難也以秉直納忠爲罪人又孰不能爲容悅將順之功臣哉人君一喜一怒上帝臨之陛下所以怒爵果合於天心否耶鋐嘗劾郭勛得罪是時方按陝西馳疏救爵且言臣行部至富平皆言爵孝友慤誠有古賢士風富平爵鄉里也上怒逮緹騎逮之秦民擁車下者幾萬人皆號哭曰願還我使君與

天佐皆杖死天佐死時年三十一屍方出獄赫日中雷忽震人皆失色鏜入獄氣息已將絕爵爲之哭鏜徐張目曰此吾職也子無然七日而卒爵後得釋踰月而復逮前後在獄凡七年與工部員外郎劉魁給事中周怡切劘講論忘其桎梏之嚴也及大高玄殿災上禱於露臺聞火光中若有呼三人忠臣者遂傳詔急釋之魁怡皆王守仁門徒也上用陶仲文言建祐國康民雷殿於太液池西魁先命家人鬻棺乃上疏極諫怡劾翟鑾嚴嵩言中外不畏陛下惟畏嵩御史謝瑜童漢臣以劾嵩故

皆假他事罪之自此雖有檮杌驩兜誰復言者皆受杖下獄侖字伯珍諡忠介天佐字子獬福建晉江人也諡忠愍鋐字汝器山東文登人魁字煥吾江西泰和人怡字順之南直太平人也惟怡至穆宗初復用又以疏忤中貴左遷後至太常少卿卒諡恭節

壬寅

○二十一年夏言罷以嚴嵩爲武英殿太學士嵩無他才畧惟媚上竊權上英察自信果刑戮故嵩因事激怒戕害人以成其私誅斥者不可勝計

先是言嘗再得罪致仕皆上疏乞哀得復留然已

寢失上意上以奉道御香葉冠因刻沈水香冠五
言以非人臣法服不肯冠嵩因名對冠之籠以輕
紗上見之喜言嵩皆江西人言薦嵩代己為禮部
以門客畜之嵩外事言甚謹而陰結陶仲文謀傾
言去之言覘知之始大有隙嵩既見寵漸開賂門
而其子世蕃又喜納賄囑請科道官論貪污大臣
皆首嵩言又諷言官屢劾之嵩因燕見涕泣愬言
見陵狀遂悉暴言短落其職嵩既入閣専直西苑
以青詞為事眷寵日滋時翟鑾再入位居嵩上會
其二子登進士嵩遂嗾言官劾之斥鑾父子皆為

民考官得罪者五人及許讚張璧入閣皆不敢預
聞票擬矣
○上宿曹妃宮宮妃楊金英伺上熟寢以組縊上項未絶有走告后者后馳救得甦捕宮人雜治知王寧嬪首謀曹端妃亦與知上疾悸不能言后傳旨收二妃及金英磔市久之上始知妃冤
曹妃素有寵實未嘗知謀也上閟絶自辰至未刻太醫夏紳以峻劑下之吐毒血數升始甦上自是移居西內益以祈醮修玄為事郊祀不親朝講悉廢君臣自此嚴萬外少得進見者矣○二十三年戊

中宗薨賜諡恭僖冊 世子爲王是爲我 仁
宗二十四年薨賜諡榮靖冊 王弟慶林大君爲
王是爲我 明宗

戊申

○二十七年殺太學士夏言上每使內竪言負氣奴
視嵩必延坐納金錢袖中以故日譽嵩而毀言至是
帝入嵩譖令言致仕會邊帥曾銑繫獄嵩所親仇鸞
者嘗爲銑所劾逮繫嵩代鸞草奏誣言納銑金銑遂
以律斬言聞之大驚曰噫吾死矣上疏頌寃上不省
獄成遂死
初言旣落職歸悒悒不得志遇元朝聖節必上表

賀上頗憐之且徹覺嵩貪擅遂以二十四年復名言入閣言旣入益陵嵩出其上嵩明引用私人皆斥逐之嵩噤不敢吐一語而銜之次骨言方務張權威且頗修舊隙朝臣得罪者相繼如王杲孫繼魯皆知名士於是士大夫亦多仄目者時韃靼小王子吉囊俺答連歲深寇銑以兵部侍郎總督陜西三邊屢却虜兵有功遂議復河套河套者漢朔方唐三受降城地也延袤二千里河自西來北折東流又南下而套處其中三面繞河故謂之河套自天順間爲虜所據出沒爲中國患且百年銑銳

意復之言素以經濟自許思立不世功力主其議
上亦深獎之未幾意忽中變嵩因極言套不可復
上乃逮銑罷言官然猶無意殺之也而有蜚語聞
禁中謂言去時怨謗鸞疏遂繼上言再疏言鸞在
甘肅就逮時上降諭不兩日鸞何以知又何以知
嵩疏而附麗若此蓋嵩輩許爲鸞疏以傾臣也嵩
靜言庸違似共工謙恭下士似王莽奸巧弄權父
子專政似司馬懿內外諸臣知有嵩不知有陛下
及議獄上降諭責刑官曰及言不戴香冠事言有
傲才縱橫辨博人莫能屈始與議禮諸貴臣抗後

又能裁抑高言既死而嵩益横禍及天下人多惜
之言貴潾人也銑有膽略識用[illegible]嘗以除夜猝命
諸將出時塞上無警諸將方置酒不欲亟行銑斬
一卒以徇諸將不得已行果遇寇擊破之翼日請
其故銑笑曰見烏鵲非時噪故知之耳銑素廉既
死家無餘貲後謚襄愍

庚戌

○二十九年俺荅犯京師上大驚以仇鸞爲大將軍
禦之不敢戰虜焚掠三日始引去鸞尾之虜猝東返
鸞兵潰虜出塞諸將斬遺屍八十餘級以捷聞優詔
慰問加太保

自弘治正德中小王子寇邊無虛歲控弦號十餘
萬至嘉靖十一年以後徙幕東方稱土蠻而其在
西北邊者吉囊俺荅最強大自陝西至大同宣府
皆罹其害總督尚書翁萬達總制侍郎劉天和邊
將王効梁震姜奭劉文等時破却之而參將張世
忠以力戰死至是吉囊已死惟俺荅獨盛益爲寇
近邊大同總兵周尚文屢戰大破之尚文淸約愛
士得死力善用間知敵中曲折故所向皆有功嘗
廷叱嚴世蕃爲嵩所啣而上知尚文威名方籍以
抗虜故讒不得行及卒嵩格卹典不予給事中沈

東請贈封爵且請賜祭死事師臣董瀚江陽有曰當事之臣任意予奪何以鼓士氣激軍心語觸當廷杖下錦衣獄是歲夏俺答犯大同總兵官張達林春戰死是秋遂大舉自古北口入寇至通州巡按御史王忬疾馳至白河盡撤舟楫之在東岸者由是虜不得即渡營於河東分兵剽畿縣殺掠不可勝計游騎至天壽山欲犯諸陵見宣府總兵官趙國忠陣紅門前乃退京師倉皇戒嚴急集諸營兵而禁軍虛伍居半在伍者亦涕泣不敢前中官掌武庫者索常例不時給甲仗久之不能軍虜引

鋒薄安定門外會勤王兵至者五六萬人制下犒
師而戶部文移往復越數日人各得數餅餌而已
上猶不視朝廷臣屢請乃許之既臨朝不發一語
但降敕督諸將戰甚急兵部尚書丁汝夔謀於嵩
嵩曰塞上敗可掩也失利輦下誰執其咎寇飽自
颺去耳汝夔遂不敢主戰兵部侍郎提督軍務楊
守謙自紫荊關倍道入援以孤軍薄虜營而無後
繼亦不敢戰虜大掠數日城外廬舍盡燬火光燭
天而諸將皆堅壁不發一矢及寇退汝夔守謙皆
坐死嵩懼汝夔引己乃謂曰我在必不令公死既

而見上怒甚遂不敢救汝夔臨死乃大呼曰嚴嵩
誤我守謙居官廉撫士卒有恩臨刑慨然曰臣以
勤王反獲罪皇天后土知臣此心邊陲吏士聞其
死無不流涕者右副都御史商大節統守城民兵
最有功亦以忤仇鸞下吏久之死獄中俺答之薄
城也嫚書求和詔百官廷議至日中無一人語者
國子司業趙貞吉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倘
要索無已且奈何爲今之計惟請上速御正殿録
周尚文之功出沈束於獄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
格遣官諭諸將督戰退敵[illegible]上遣中使問[illegible]

臣言聞貞吉語心壯之立命以監察御史宣諭諸
軍給白金五萬兩嵩撰敕不令督戰且不與一卒
護行敵騎方充斥城外貞吉馳入諸將營散金犒
士而歸上怒以爲爲尚文東遊說下獄廷杖謫典
史東在獄十六年其妻張氏上書言東父年八十
九朝不計夕請代夫繫獄使夫得終父年亦不許
又二年始釋而東父已卒矣東遂終身不復仕虜
既退詔廷臣陳制敵策刑部郎中徐學詩獨劾嵩
奸貪邀賄致羣小掊克軍民釀成寇患又言嵩因
都城有警密輸財賄南還大車數十乘樓船十餘

艘水陸載道駭人耳目舉朝莫不嘆憤而無一人
敢牴牾者誠以內外盤結積久勢成諸司奏請必
先白嵩父子然後敢聞於陛下陛下安得而盡悉
之乎且嵩權足以假手下石機足以先發制人前
後論嵩者莫不假事托人而陰中之如王曄陳塏
謝瑜童漢臣輩于時皆蒙寬宥而今皆安在哉上
得奏頗感動陶仲文密言學詩為所私修隙乃下
詔獄削籍而優詔慰留嵩嵩始為尚書舉朝皆未
知其奸也御史桑喬首劾之而瑜曄塏漢臣及御
史伊敏生鄭芸陳棐喻時陳紹葉經給事中沈良

才曾勻相繼論列上雖不納亦未嘗罪言者也及
嵩枉閣吏部郎中王與齡主事周鈇等發嵩請托
事得罪御史何維柏疏劾嵩比之李林甫盧杞且
以言方士事觸上怒廷杖除名於是前後論嵩者
嵩悉假他事逐之經至杖死至學詩得罪後給事
中厲汝進查秉彝馬平徐養正劉起宗劉綸劾嚴
世蕃納賄皆廷杖謫雲南廣西自是言及嵩父子
者率直置重典亦不復假以他罪矣學詩字以言
浙江上虞人也萬達天和皆有將帥才虜嘗大入
寇邊萬達督師馳救之順風鼓譟揚沙蔽天虜驚

曰翁太師至矣遂引去追擊大破之上亦深倚任之後為兵部尚書以仇鸞譖罷去天和為兵部尚書陶仲文通刺稱戚屬天和返其刺曰悞矣吾中外姻連無是人也未幾亦罷去萬達字仁夫廣東揭陽人天和字養和河南麻城人也虜之寇邊也遼東總兵王相指揮姚天謨王恭等力戰死宣府叅將李先啓被執罵賊死石州諸生張承祖于博州吏張永安皆以救其父母死沁州諸生溫繼宗守父殯不去而死博年纔十八矣夷狄之禍中國也亦多矣然未嘗有一朝長驅直至都門之

外而君臣上下恣然不知者也彼俺答者幸而無遠略耳使其如劉聰石虎者天下事尚可問哉夫嘉靖之世中國非積弱也肅皇帝非昏庸之主也惟其以齋醮之故日居深宮上下不交君臣不親馴至於十萬之寇近在門庭而不即知天下之不亡者直廩廩耳然肅皇帝不但不以是爲戒而已寇退之後乃反歸功玄佑叩謝之禮先於武備羽流之賞賟於介胄嗚呼可爲長太息矣

○上修齋醮諸王爭進香鄭王厚烷獨上居敬窮理克己存性四箴又以神仙土木爲戒上怒下其使者

獄原註孟律干祐橏誣鄭王謀不軌訊之無驗詔數驕慢無禮廢爲庶人
幽鳳陽世子載堉篤學有至性痛父非罪見繫築土
室宮門外席藁獨處者十九年隆慶初鄭王復爵始
入宮
厚烷仁宗第二子靖王瞻埈之玄孫也祐橏其從
叔也王之進箴也上詔曰王今西伯也欲爲爲之
眹猶未卽加罪也及祐橏誣告乃摭其治宮室名
號僭擬爲罪王終身布衣蔬食固未嘗有驕僭也
載堉精於律曆多所著述至今論樂律者稱鄭世
子時又有鎭國中尉勤𤇀者周定王橚之後也亦

上書諫齋醮有曰委任非人賄賂公行刑罰倒置
公私殫竭脫有意外變臣不知所終矣上大怒廢
幽鳳陽高皇帝二十六子封王者二十三蜀獻王
春最賢好學太祖常呼為蜀秀才其後四世七王
皆守禮法為諸宗儀表而後世宗室惟周藩最多
賢者鎭國中尉睦㰂將軍安流皆博學有孝行而
睦㰂研精經學著述甚富人稱睦㰂為大山安流
為小山明世賢宗室推睦㰂載堉為首而其次則
稱寧王後中尉謀𡐤謀㙉亦通經好著書有子八
人皆賢而嗜學尤諸藩所未有也

○上恐後世祧睿宗遂祧仁宗以孝烈皇后祔太廟
仁宗於上五世祖也禮部尚書徐階初言不可祧
見上怒不敢復爭孝烈即方后也上以其有救危
功命加隆其禮而陳后獨不得入廟至隆慶初以
陳后祔廟而遷孝烈主于弘孝殿亦階所主也

辛亥○三十年初俺答求貢廷議許之錦衣衛經歷沈鍊
大言失策尚書夏邦謨目之曰何小吏言若是鍊曰
大臣噤不言故小吏言之至是劾嚴嵩黷賄及邦謨
諂諛狀上怒杖謫之鍊至保安賈人空家館之里老
日致新米遣子弟就學鍊語以忠義皆大喜塞外人

素戇直又稔嵩惡縛草爲人象李林甫秦檜及嵩形
射之或戟手詈嵩事稍聞京師嵩大恨巡按官受世
蕃囑竟誣殺
鍊爲人剛直嫉惡如讎而每飲酒輒箕踞笑傲旁
若無人自張璜爲兵部尚書頗以賄聞戎政始壞
而當嵩用事邊臣爭致賄遺及失事懼罪益輦金
賄嵩邊事日以孔棘鍊上疏陳嵩十罪且言朝廷
賞一人則嵩曰由我賞之罰一人則曰由我罰之
人皆伺嚴氏之愛惡而不知朝廷之恩威旣戍邊
宣大總督楊順縱吏士殺避兵人以爲首功鍊遺

書切責之又爲文祭死事者游擊張順有曰張公雖死神氣長生諸將雖在奄奄無聲汝不忠義知有權貴權貴行詐汝骨亦碎楊順素附嵩大怒陰告世蕃言鍊結死士擊劒習射遂與巡按御史路楷合謀誣鍊通妖人泄邊情兵部尚書許論亦嵩黨也素與鍊有隙遂共陷鍊殺之順又杖殺鍊二子復欲殺其一子襄會順楷皆坐事逮乃得免及世蕃之誅也鍊所教保安子弟在大學者以一帛署鍊姓名官爵於其上持入市觀世蕃斷頭訖大呼曰沈公可瞑目矣因慟哭而去隆慶初順楷皆

下吏論死鍊字純甫浙江會稽人也後謚忠愍鍊既得罪中外益懾嵩威權南京御史王宗茂拜官甫三月劾嵩負國八罪又言嵩家珍寶不可數計下至溺器亦皆用金銀陛下之帑藏不足支諸邊一年之費而嵩所蓄積可贍儲數年與其開賣官鬻爵之令以助邊盍去此蠹國害民之賊籍其家以紓患也臣見數年以來論嵩者不死於廷杖則役於邊塞臣亦有身家寧不自惜哉誠不忍見祖宗天下壞於賊嵩之手也宗茂方上疏自謂必死及疏奏乃貶平陽縣丞怡然而去宗茂字時育湖

廣京山人也

○開馬市於大同宣府【原註】蓋仇鸞畏寇欲和俺答利其貨幣始有此議而嚴嵩贊成之員外郎楊繼盛極言不可上怒下獄貶

繼盛言互市有十不可五謬俺答嘗蹂躪我陵寢虔劉我赤子天下大讎也而先之和不可況今日市明日復寇耶蓋有為陛下主其事者故公卿大夫知而莫肯一言耳上得疏頗心動令羣臣議而鸞方有寵遂密疏繼盛遂得罪初俺答犯京既退兵部尚書王邦瑞言國初京營勁旅不減七八十萬今操練者不過五六萬此其弊不在軍士而在將

領蓋提督以下皆世胄紈袴平時占役營軍以空名支餉臨操則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乞遣官精核又言宦官典兵古今大患請盡撤提督監槍中官上皆從之而以鸞兼統京營兵鸞奏易置邊帥邦瑞爭之言九邊將帥悉奔走托附於京營非國之福竟爲鸞所譖去

〇三十一年仇鸞死詔戮其屍傳首九邊（原註）鸞初與嚴嵩約爲父子已而相惡相訐其貪橫狀鸞死嵩囑錦衣衛發鸞罪有是詔

九邊者遼東薊門宣府大同山西延綏寧夏固原甘肅也鸞始倚嵩以傾曾銑及鸞寵日盛嵩猶兒

子畜之由是又相失上納鸞言稍疏嵩不得入西
内嵩還第父子對泣及馬市既開虜入寇不止命
鸞禦之又敗還會鸞病乃收大將軍印鸞恚恨而
死錦衣都督陸炳遂盡發其通虜納賄狀於是上
益信任嵩復名直西内世蕃以蔭進初欲爲尚寶
丞吏部郎中鄭曉執不可遂調官去至是世蕃已
遷至工部左侍郎矣上之幸承天也道失火及行
宫炳排闥負帝出以是有寵至加太保與嵩相表
裏莊園遍四方勢傾天下賕上數起大獄炳頗有
所全護又折節士大夫人亦不甚惡之

○罷馬市[illegible]俺答以羸馬索厚價且大同市則寇宣府宣府市則寇大同甚者朝市暮寇并羸馬掠去上惡之詔罷

時虜警日甚是歲始築京師外城

○殺光祿少卿馬從謙[illegible]中官杜泰乾沒內帑從謙發其罪且言齋醮事命下獄杖殺之

泰後亦以罪誅先是給事中楊允繩劾光祿丞胡膏僞增物直膏因誣允繩謗齋醮允繩坐死而膏尋亦以他罪誅時東南倭患方殷允繩嘗上疏言近者督撫諸臣例賂權要名謝禮有所奏請佐以苞苴名候禮及俸滿營遷或圮罪希恩輸賄載道

爲數不貲督撫取諸有司有司取諸小民是以督撫命令不行於有司且不肖吏乾沒其間指一科十子遺待盡之民必將挺而爲盜隱憂不止海島間也意亦指嚴嵩也

乙卯

○三十四年上旣罷馬市復名楊繼盛爲員外繼盛卽上疏劾嚴嵩曰太祖罷丞相嵩儼然以丞相自居令其子世蕃代票擬時有大小丞相之謠苞苴肆行百官請命內外聯絡根柢蟠互諸臣忍負國不敢忤嵩願陛下察其奸邪疏入嵩密構下獄備極慘酷論死繫三載會總督張經爲嵩黨所誣坐大辟嵩擠上

意必殺經因并奏繼盛名繼盛妻張氏上書請代夫死詞極哀痛嵩屏不上遂斬西市原註臨刑賦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天下流涕傳誦

繼盛自典史一歲四遷復爲兵部員外郎嘗中夜起吒曰何以報聖恩耶其妻曰一仇鸞國公幾死相嵩父子比鸞百倍安得以報恩爲趣歸耳繼盛大悟曰吾知所以報矣乃齋三日而後上疏論嵩十大罪五奸有曰嵩以厚賄結左右陛下言動舉措莫不報嵩是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也用趙文華爲通政司凡有疏至先送嵩閱是陛下之喉

舌乃賊嵩之鷹犬也嵩諸孫之婦皆厰衛之家是
陛下之爪牙皆賊嵩之瓜葛也非通賄不得預科
道之選是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隷也部寺有
才望者皆羅置門下是陛下之臣工皆賊嵩之心
膂也又曰賄賂者薦及盜跖疏拙者黜逮夷齊將
官既納賄于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有司既納賄
于嵩不得不濫取于百姓臣恐天下之患不在邊
外而在城中矣又曰自嵩用事風俗大變守法度
者為固滯勵節介者為矯激巧彌縫者為才能善
奔走者為錄事嵩好利天下皆尚貪嵩好諛天下

皆尚諂陛下奈何愛一賊臣而忍陷百萬蒼生于
塗炭哉嵩摘疏中有名問裕景二王語激上怒乃
坐詐傳親王令旨律論死繼盛之受杖也或遺之
蚺蛇膽却之曰椒山自有膽何蚺蛇爲椒山繼盛
號也及杖瘡甚絶而復蘇碎甆甌手割腐肉肉盡
筋掛復手截之獄卒觀者皆顫慄而繼盛意氣自
如每朝審時觀者塞路有嘆息泣下者繼盛從容
賦詩有風吹枷鎻滿城香之句刑部郎中史朝賓
爭繼盛獄謫官繼盛之在獄也刑部員外郎王世
貞爲之視湯藥其死也復棺斂之嵩大恨及世貞

父忬以薊遼總督坐失律論死世貞與弟世懋日
蒲伏嵩門求哀嵩終不肯救也繼盛字仲芳北直
谷城人也後諡忠愍世貞字元美南直太倉人也
後又以忤張居正去官終於南京刑部尚書以文
章名傾天下世所稱王弇州者也張經者右都御
史江浙山東福建湖廣總督也方督兵討倭會嵩
黨工部侍郎趙文華受命視海防恃寵恣睢公私
財賂塡集江南爲之困弊經獨輕之文華甚銜經
經欲待兵集不應文華乃劾經畏賊失機下詔逮
經而經已大破倭兵於王江涇自軍興以來未有

全勝若是者上先入嵩言盡以爲文華功遂殺經及巡撫右僉都御史李天寵天寵亦不附文華者也繼盛疏言嵩孫效忠及鵠冒功事繼盛旣得罪兵部郎中周冕上言累朝以來未聞有宰相之孫送軍門報效者其姓名皆詭託不可信亦下獄斥爲民初上重建太廟成將遣官代祭有諫者上怒下詔言更有𠊱君取譽者必罪不宥冕獨抗章爭之立下獄拷掠尋又以請早教太子謫雲南至是又以劾嵩去屢經挫抑直氣不衰人皆壯之冕四川資人也繼盛之疏以三十二年正月上是月朔

日有食之南京御史趙錦馳疏劾嵩累千言有曰逢迎之巧似乎忠勤側媚之態似乎恭順厚賂左右親信之人凡陛下動靜意向無不先得或伺聖意所注因而行之以成其私或乘事機所會從而鼓之以肆其毒使陛下息之則其端本發於朝廷使天下指之則其事不由於政府幸而洞察於聖心則諸司代嵩受其罰不幸遂傳於後世則陛下代嵩受其謗以陛下至聖憂勤而天下之危如此非嵩之奸邪何以致之上震怒逮治斥爲民錦王守仁之門徒也初上將祧仁宗禮科給事中楊思

忠獨言不可至是歲日食陰雲不見六科合疏賀
上摘其疏中語盡杖諸給事于廷獨斥思忠爲民
至四十年日食微陰嵩趣禮部賀尚書吳山仰首
視天曰日方虧將誰欺耶救護如常儀遂觸上怒
罷去其秋日又食一分五秒禮部尚書袁煒疏賀
言太陽晶明氣祲銷鑠食止一分與不食等是歲
煒遂入閣
○山西陝西河南地震聲如雷或地裂泉湧中有魚
物或城郭廬舍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阜華岳終
南山鳴壓死者八十三萬有奇

關中二十九山同日崩南京兵部尚書朝邑韓邦奇南京國子祭酒華州王維楨南京光祿卿三原馬理皆壓死理有學行邦奇亦博學為政嚴肅數裁抑中官與其弟邦靖友愛至篤人皆痛惜之三十六年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修齋五日上諸司章奏蓋不復求言矣時山西連歲饑右布政使王宗沐上疏言太原百餘里不聞雞聲親戚互易一飽名曰人市宗祿累歲缺支宗室飢疫死者幾二百人飢民相聚為盜勢必撲討小則支庫金大則發內帑與其發帑以賞殺盜之人孰若發帑使不

爲盜乎○是歲倭寇朝鮮全州府尹李潤慶大破
却之三十六年來獻俘

庚申

○三十九年南京兵亂殺總督黃懋官
懋官裁抑驕兵稍過遂爲所殺裸尸于市賴兵部
侍郎李遂撫定之而密捕首惡二十五人繫獄事
聞追奪懋官官只命誅三人而三人者皆已前死
也自帝即位以後甘肅遼東軍相繼作亂殺巡撫
總兵官大同軍再亂至引虜兵入塞皆遣官撫之
惟大同嘗再遣兵討之皆不克賴僉都御史蔡天
祐督餉郎中詹榮先後用計擒其首惡久而後定

定上亦不窮治也天祐之平亂卒也用溫景清力
及再亂叛卒索景清甚急其妻王氏及子鉞以死
匿之母子皆殉而景清得免

壬戌

○四十一年上居西苑大臣希得進見惟嚴嵩獨承
顧問以遅其志詔語多不曉惟世蕃一覽了然答無
不中及世蕃居母憂代票擬每遣人持問值其方縱
淫樂不以時答嵩自爲之往往失指上寢厭之漸親
徐階又入方士藍道行言欲逐嵩會鄒應龍負知之
論嵩父子不法遂罷嵩下世蕃獄
自夏言死後張治李本相繼入閣皆默默不能有

時爲嵩年已八十餘漸耄昏且朝夕直西內諸司白事輒曰共東樓語夫東樓者世蕃號也增本等以閣臣出直往訪世蕃或傳語令少待自九卿以下往往至彌日不得見世蕃頗曉事聰明絶人中外官饒瘠險易無不熟者按以責賄毫髮不能匿旣得志大治園池日擁賓客縱倡樂雖居母喪亦然上聞而頗惡之上雖寵嵩甚性素嚴間或取獨斷以殺其勢嵩父子輒先揣知之欲有所救解必順上意痛詆之而陰觸其所不悉卽欲排陷者或先稱其美而以美言中之以是得恣行其志及俺

荅犯京嵩不能發一筞凡所措置多用階言上自是稍薄嵩而階又以青詞稱上旨遂以三十一年入閣日益見信任楊繼盛下獄嵩屬錦衣究問其所引二王語時上信方士語謂二龍不相見二王皆不得見嵩意聞建儲事有請預教者亦得罪階謂嵩曰上惟二子必不忍以二子謝公公奈何欲結宮邸怨乎嵩乃懼而止故中允郭希顏上疏請立太子封王就國使兄弟無猜防又諭嵩與二王使不相疑上大怒命斬之傳首各省至三十七年給事中吳時來刑部主事張翀董傳筞同日劾嵩

皆階所厚也嵩因言三人同日論臣必有人主使之者乃下詔獄窮治皆無所引但言高廟神靈教臣爲此言耳三人皆謫戍炎徼而上意不能無稍動矣至是方士藍道行假乩仙言嵩罪御史鄒應龍偵知之遂上疏劾世蕃黷貨及居喪淫縱狀上乃罷嵩擢應龍官然意忽忽不樂諭嵩再言嵩父子事者當并應龍斬之御史張檟請名用論嵩得罪者立下獄杖斥之道行尋爲中官所搆死獄由嵩行賄也階既爲首輔大書直廬壁上曰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階亦

善候上意旣以術傾嵩益不敢少有違忤然承張
孚敬及嵩技刻之後務以寬大開上心有言事得
罪者輒委曲調劑緹騎罕出詔獄漸虛論者翕然
稱賢相時袁煒已在閣其後嚴訥李春芳郭朴高
拱相繼入輔然寵任皆出階下嵩黨趙文華鄢懋
卿嘗奉使東南貪橫爲民害最甚懋卿至以文錦
被廁牀白金飾溺器文華亦已得罪斥及嵩敗懋
卿亦戍邊宅坐嵩黨黜謫者數十人初文華旣搆
殺張經倭寇益熾知上意不悅乃劾吏部尚書李
默發策有漢武唐憲晚節不終語指爲誹謗默居

銓素與嵩抗遂坐是得罪死獄中而文華進工部
尚書久之遣譴歸道病腹裂出臟腑而死方嵩橫
時其親黨在鄉里者奪民土田江西副使譚太初
治之不少貸戶部尚書馬森嘗言吾平生見廉節
士二人吳嶽譚太初耳嶽隆慶時南京吏部尚書
也森嘗拒夏言嵩聞而恱之及嵩用事又不肯附
階甚重之

嵩後六年寄食墓舍死世蕃戍雷州未至而返益大
治園亭棄軒衣蟒勢焰不少衰後三年袁州巡按官
發其罪狀遂伏誅籍其家珍異充斥踰於天府

方嵩未敗時南京御史林潤已劾鄢懋卿五罪至是潤按江防劾世蕃及其黨羅龍文罪逮下獄方議讞因及其殺楊繼盛沈鍊罪世蕃聞獄具喜謂人曰無恐也刑部尚書黃光昇以讞詞告徐階階曰諸公欲生之乎夫楊沈之獄嵩皆巧取上旨今顯及之是彰上過也諸公旦不測嚴公子騎款段出都門矣乃手削其艸獨按世蕃龍文交通海寇多聚亡命及治第宅僭擬狀疾書奏之世蕃聞之大驚曰死矣遂斬於市時四十四年也籍其家黃金可三萬餘兩白金二百萬餘兩他寶玩不可勝

計好事者錄以爲書號曰天水氷山志又二年嵩
乃死於分宜年八十七矣 **謹按** 肅皇帝雖非盛德
之主其嚴威獨斷要亦不可謂之昏庸也乃爲一
嚴嵩所蔽惑二十餘年而後始斥夫肅皇之斷優
於唐代宋神嚴嵩之才之學又非元載王安石比
也然載之誅安石之去皆不能過十年而嵩之斥
獨在二十餘年之後既斥而恩之猶眷眷不置此
果何爲也哉趙錦之論嵩也曰逢迎之巧似乎忠
勤側媚之態似乎恭順噫乎此其所以使人主恩
之不能置也夫逢迎側媚者固人情之所易悅也

而在嚴威之君爲尤甚嚴威之君常惡人拂已惡
人拂已則必悅人順已順已者之在朝也人主之
所欲無不獲所令無不行人主之心方忻然以爲
一日不可無此人矣而不知其且竊吾威福以悍
眹恣其胸臆於天下也天下之人畏之方甚於人
主而人主之所目見者獨其委蛇之態巽順之辭
耳方且以爲小心謹愼之人而攻之者乃謂其桀
黠跋扈如古之强臣究其愈多而愈不信也攻之
者既不信則且以爲任怨矣且以爲孤立矣及其
權漸盛而其黨愈多則曰是皆承奉我而已非其

私權也非其私黨也亦豈其愈久而愈不悟也嗚呼嚴威之君天下畏之不啻如雷霆天神而及其爲柔佞所惑也曾昏庸之不若甚矣柔佞之可畏也雖然使嚴威之君不惡人之拂己而恐己之不能從道則又何柔佞之足畏哉

○上晚年益好方術分遣御史求方書以方士唐秩等爲侍講學士

上初因祈嗣修齋醮晚又求長生日夜禱祠封均州之武當山爲之設方士以燒煉符呪及扶鸞術進用者不可勝數上自號爲靈霄眞君一陽眞人

伏魔帝君大羅天仙又追上睿宗及皇妣有金闕
玉堂無上法主之號選文武大臣入直西苑供奉
青詞自夏言嚴嵩顧鼎臣皆以是進而袁煒李春
芳嚴訥郭朴繼之號青詞宰相雖徐階亦不免也
惟駙馬都尉鄔景和當撰詞以不諳玄理辭釐祝
禮成賚諸臣又疏辭上大怒削職歸籍景和尚永
福公主孝宗女也上尤好祥瑞四方進白兔白龜
白鹿靈芝及奏嘉禾甘露者相繼皆告廟受賀而
災異亦不少四十年上所居西苑萬壽宮災乘輿
服御及先世寶物焚燬殆盡宮中又數見妖孽上

邑邑不樂中官往往飾爲瑞異以娛之上又遣使採瑞芝于天下奸人王金獻芝萬本聚爲一山號萬歲芝山上竟以餌金所進藥得疾矣

謹按 世宗以帝后之號加其父母雖曰非禮之正尚可諉之以尊親也金闕玉堂無上法主是果何等號也而乃以爲其親榮雖謂之尊親吾不敢信也

○倭陷興化府總兵俞大猷副總兵戚繼光擊破之

謹按 倭寇自嘉靖初訖今不絕至是少息

倭自太祖時屢入貢通互市而剽掠不止表詞又無禮太祖惡之命禮官移書責讓其關白源良懷

上書益多嫚語有曰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又曰臣居編小之國尚存知足之心陛下爲萬乘之君猶有不足之心天朝有興戰之策小邦亦有禦敵之策相逢賀蘭山前聊以博戲臣何懼哉又曰儻君勝臣負且滿上國之意設臣勝君負反作小邦之耆上怒甚遂絕其貢而大修海防自永樂以後或貢或寇及都督劉榮大破其兵於遼東之望海堝自是倭不敢復窺東北而閩浙之間猶數被其害及上初年浙江市舶司中官爲奸利激倭變遂罷司不設議者謂當罷者中官

非市舶司也市舶若罷利孔在下奸豪外交內訌海上無寧日矣既而果賊浙江巡撫朱紈亟嚴海禁捕奸人通倭者輒斬之浙閩諸大家素爲倭內主爭騰怨謗紈上疏言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濱海之盜易去中國衣冠之盜難諸勢家益恨之紈竟以論劾逮歎曰天子不欲死我閩浙人必殺我矣乃仰藥死由是中外搖手不敢言海禁而倭患日益劇海寇汪直陳東徐海麻葉皆縱橫內地東南瀕海數千里騷賊無寧歲江西副使江一中溫州同知黃釧福清故給事中王德等罵

賊不屈死之故江西叅政錢泮游擊宗禮鎮撫侯槐何衛義官霍貫道常熟知縣王鈇江陰知縣錢錞崇明知縣唐一岑揚州同知朱裒無為州同知齊恩延平同知奚世亮惠安知縣林咸蕪湖丞陳一道福清訓導鄔中涵舉人陳見菩州人孫鏜慈谿人杜文明及子槐皆以力戰或守城死太倉王在復曹嚴王鉷慈谿向叙無錫蔡元錠及元鐸平陽陳經学嘉定龔可正晋江伍民憲皆以衛其父母死樂清金養以救其上死慈谿沈氏聚族約禦賊曰男子死鬬婦人殉義前後屢殲倭寇其婦女全節死者三十餘人興化之陷婦人殉節者四十二人及趙文華搆殺張經諸軍解體而賊勢益蔓延西犯江西北掠山東南及於湖廣嘗以七十餘人横行數千里被殺傷者幾四千人徧歷蘇杭宣歙之境

以紅衣黃蓋犯南京城門而去時討倭有功者副
都御史鄭曉應天巡撫曹邦輔蘇松兵備任環僉
都御史唐順之最著而總督胡宗憲盡平東徐海
直等至是大猷繼光及廣東總兵劉顯合擊大破
之斬首二千餘級閩浙之民始少息肩矣大猷繼
光皆好讀書通經史大義而大猷尤有操行兵部
尚書譚綸嘗謂大猷曰節制精明公不如綸信賞
必罰公不如戚精悍馳騁公不如劉然此皆小知
而公則可大受也劉者謂顯也綸起書生南破倭
北防胡垂三十年與繼光齊名一時言良將者稱

譚威先是河南賊師尚詔作亂四十餘日破一府八縣殺戮十餘萬長吏皆望風逋走惟歸德檢校董綸率民兵力戰與其妻賈氏及童僕皆死之晉府儀賓韓巍被執罵賊死柘城舉人陳聞詩爲賊所劫自經死河南大震爲邦輔所破滅及邦輔破倭亦爲文華所譖謫戍惟宗憲附文華及嚴嵩得以稍行其志至嵩敗亦被劾下獄死順之字應德南直武進人也明世文士多以武功顯者自劉基王守仁而下順之爲最著自李夢陽後治古文辭者率剽竊秦漢甚者故爲艱晦不可讀惟順之與

崑山歸有光力矯其弊號爲名家

○四十五年戶部主事海瑞上言陛下妄念長生二十餘年不視朝二王不相見是薄於父子猜嫌誹謗戮辱臣下是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是薄於夫婦陛下試思今日天下爲何如諸臣無一人肯爲陛下言者諛之甚也誠翻然悔悟洗數十年之積誤使諸臣亦得自洗數十年阿君之耻天下何憂不治疏入上大怒遞之地顧左右趣執之無使遁宦官黃錦曰聞此人上疏時市一棺訣妻子待罪於朝是不遁者上默然少頃復取讀之爲感動太息逮繫論死穆宗

即位乃釋
瑞疏首尾近千言有曰陛下天資英斷然反剛明之質而誤用之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古者人君有過賴臣工匡弼今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仙桃天藥同辭表賀建宮築室則將作竭力經營購香市寶則度支差求四出然愧心餒氣退有後言欺君之罪大矣又曰聖賢垂訓修身立命曰順受其正矣未聞有所謂長生之說也陛下受術於陶仲文而仲文則既死彼不長生而陛下何獨求之耶又曰桃必採而後得藥必製合而後成今仙桃天

藥無故而獲是有足而行耶曰天賜者有手執而付之耶此左右奸人以欺陛下而陛下信之過矣又曰陛下觀嚴嵩有一不順陛下者乎昔爲同心今爲戮首矣梁材守道守官陛下以爲逆者也官户部者至今首稱之賊諸臣寧爲嵩之順不爲材之逆得非有以窺陛下之微乎陛下亦何利於是上取其疏留中者數月嘗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紂耳會上得煩懣疾乃下瑞獄户部司務何以尚救之亦下獄晝夜搒掠後與瑞同繫上旣崩提牢主事知瑞且見用設酒饌款之瑞自疑當赴西

市恣飲啜不顧曰欲為醉飽鬼也主事因附耳微
告之瑞即大慟盡嘔其所食終夜哭不絕聲瑞字
汝賢廣東瓊山人也後以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墨
吏聞瑞至多自免去有勢家朱丹其門即黝之中
人監織造者為減輿從及視事下一令不數語民
已塗傳巷誦自大僚以下無不凜凜奉法市物者
不敢加損其價而力摧豪強怨謗紛起未幾竟被
劾去小民皆號泣擁道家家繪其像祀之方瑞為
政時小民與豪強訟者往往不辨其曲直而右小
民奸人或乘機告訐故家大姓時亦有負屈者

言小民爲虎鄉官爲肉者瑞曰鄉官爲虎小民爲肉幾年矣今日鄉官之肉皆小民原有之肉昔奪其百今償其一未爲過也瑞素清苦自其爲縣令時常言今之爲吏者加派增賦取民之財以奉過客而恍鄉士大夫能此謂通不能謂拙其言曰不過一開口而已不過費一紙而已不知此口一開此紙一發惠一人而害千萬人也於是痛裁郵傳冗費士大夫出其境者率不得供頓金陵名勝地寂然無笙歌聲於是劾瑞者競起至謂之沽名亂政魚肉搢紳然天下婦人孺子無不稱海忠介者

而劾瑞者皆竟爲小人之黨矣忠介瑞謚也
○十二月上服丹藥崩徐階草遺詔名用言事得罪
諸臣死者卹錄方士付法司論罪凡齋醮工作及政令
不便者悉罷之裕王立是爲穆宗皇帝
壽六十明年三月葬永陵【發明】曰世宗剪剔權奸
威柄在御然將疲於邊賊訌於內而崇尚道教享
祀弗經營建繁興府藏告匱百餘年富庶治平之
業因以漸替矣○上自中年以後深居西苑不親
萬機惟以威刑督下二品大臣多以微事受杖者
羣下惴惴恐得罪御近習亦甚嚴盡撤中外鎮守

監視者宦寺之勢爲之少殺然上旣不見羣臣而又頗護短惡聞直言指斥者宦官近習乘時激上怒以陰中人者亦不可勝計也至季年否隔尤甚韃靼辛愛把都兒入寇大掠畿甸京師戒嚴而兵部以上方祠齋不敢聞及上望見城東火光而後始知之蓋齋醮之害至此皆之草遺詔也惟與侍講學士張居正謀高拱郭朴皆不與知及詔下多爲上自悔語聞者頗感動而二人皆不悅朴曰徐公謗先帝可斬也未幾拱朴皆被劾罷【謹按】明自開國以來未有不崇信釋教者自正統以後未有

不寵任宦寺者肅皇帝由藩邸并春秋纔十五耳而貂璫之豎屛息斂足迄四十餘年如一日毀禁中佛像百餘座投佛首佛牙於火而不疑謂非天下之英主能之乎晚年深居不見羣臣者久矣而小大惴惴莫敢爲朋黨之習其嚴威誠亦有過人者矣然在位愈久而風俗愈下國計愈絀民生愈病四夷交橫幾不能保其疆土嗚呼古之聖王知出於庶物之表而孜孜延訪樂聞其過常恐若不足者其有以也夫其有以也夫

續史略翼箋卷之十二